茅鹿門先生文集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四

歸安　茅坤　順甫著

策

君后　鄉試

秉陰陽以出天下之治者明王法天之道也奉陰陽以導天下之順者明王配天之德也是故象天之陽以理陽教者其君之司乎陽道以亨則其氣之流行於天者順陽之度而不過矣象天之陰以理陰教者其后之司乎陰理以著則其氣之流行於天者順陰之紀而不易矣故惟天之道曰陰與

陽惟君之道曰內與外是之謂法象卑高之義天人流通之機志氣交勝之化明王之所以觀天之道經天之治奉其大順大化之原而不敢過者嗚呼執事仰　皇上內外之治而顧疑於日月之蝕非明王之克謹天戒而臣人之常憲於下者耶嘗聞古者司繹懼災則周宰共藏國殣貽慼則司成舍貸淫霖洊旬則齊相致器陰陽失和則漢卿引咎故師氏則徹兵膳夫則廢舁侯人則弛塗陪民則致哭愚也奉順于　明王陰陽之化久矣敢不抱啚夫之憂奉庶人之走而奏鼓鳴鐸於下

乎愚請得而原之禮曰天子立六官以聽天下之
外治以理天下之男教是言明主以法天之陽於
上也立六宮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是言
后夫人以法天之陰於下也故有虞氏舜聽於外
而二女聽于內夏后氏禹聽於外而塗山氏聽於
內周人文聽于外而邑姜聽於內故君有關雎麟
趾之德而父天下后夫人有褕衣荻衣之親而母
天下陽道不渝陰理不塞三辰以正而日月以序
有由然哉及讀我　朝七聖以來其所以聽治於
外而敷爲王言之大者則　高祖有祖訓焉有

教民榜焉　太宗有五倫書焉有爲善陰隲焉有孝順事實焉　皇上又有敬一之箴五箴之註焉所以章定保之謨而體化召順於上者是固以倡天下之陽教矣其所以聽治於內而敷爲母儀之訓者則　高皇后有內訓焉　仁孝皇后有內訓焉　章聖皇后有女訓十二章焉所以章帷幃之化而迎氣導和於下者是固以明天下之婦順矣是故創業者弘燕翼之謀守成者丕日清之典宮戚無與政之嫌嬪嬙無當夕之寵天下之所以家傳人誦以歌舞於陰陽之理者固與

卷阿之美相比同矣顧日月之食相尋焉何哉是非數之適爾者也愚嘗聞一百七十三日而爲一交者然後食是數也然考春秋襄公二十年九月十日而再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日而又食西漢二百年書日食者四十有四東漢二百年書日食者七十有五由此觀之則知彗孛飛流日月薄食玸珥虹霓輪風怪雨天之失經未始不自君之咎徵致之也是故失季氏之誅則雉門兩觀災失王札子之討則成周宣榭火夏復大水則兆易許之戒枢聲如牛則兆秦晉之師故孔子之作春秋日食

地震大雹雨雪則書星隕如雨則書雨虫於宋則書當是時諸侯侵王室陪臣執國命夷狄侵中國孔子所以大書特書而苟置之數焉是豈聖人書灾不書瑞之意哉愚嘗讀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之詩而朱子謂之曰人君修德則陽常勝陰當食而不食人君不修德則婦乘乎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陰常勝陽故日掩月月抗日不當食而食嗚呼世婦納度六宮順德今日固無乘夫之之象也而宮闈之際得無相如之諷矣乎大臣以法小臣以廉今日固無小人之象也而朝廷之上得無

元祐之風矣乎六塞長清四夷賔子今日固無夷
狄之象也而邊檄之塵得無胡馬之擾矣乎由此
觀之則謂數之適爾者元封太雩之臣而謂天心
之仁愛者董子天人之術明王内外之理固足以
體陰陽之元氣而朝有逸度國有庱議所以致夫
大災大札之實者未盡寡也然則明王端居明堂
之上寧無及於此耶雖然景公禳彗晏子諫之穆
公禜旱縣子譏之故徹樂出次不足以治山川之
崩也祝幣史辭不足以治熒惑之惑也降服乗帷
不足以治瘥厲之殀也故嘗觀乎天人之通而儆

於古今之變省用勸分故魯飢而不害郊壙罷市故鄭火而不遷明獄敘官故熒惑守虛而復次趣治早修故齊國大水而不溺然則廟堂之上宮闈之間歌十月之詩衍箕疇之誼以禆休悳以濬洪業以戒天譴以圖日月之位者又豈在於太史之文告而已耶此又在位者之所當述也

名實 鄉試

三代而上治之見於天下者不惟其文惟其意三代而下治之見於天下者不惟其意惟其文意者治之源也夫惟其意而不惟其文是以三代之迹

因革損益若循環然而不害其爲同夫惟其文而不惟其意是以三代而下雖欲比而同之竊其似以惟其文焉而不害其爲異故名實出入之機古今盛衰之勢三代而上皥皥乎大順大化之勢三代而下治日流而精日弊浸浸乎其不可返也巳愚敢以是當執事之問嘗聞天下之輕重不同也聖人爲之縣衡則天下不可欺以輕重矣天下之方圓不同也聖人爲之縣規則天下不可欺以方圓矣天下之制度文章不同也聖人爲之竭心思焉則天下不可欺以文章制度矣是故規衡者聖

人之心思也意也輕重方圓者聖人之文章制度也文也故舍天下之輕重而后可與言衡舍天下之方圓而后可與言規后之議聖人之文章制度者吾惑焉不能求於其衡而專於天下之輕者重者銖而計之兩而較之是以輕重不比而堅白尨雜之僞託矣不能求於其規而專於天下之方者圓者畫而求之較而度之是以方圓不比而堅白尨雜之僞托矣不能求於其心思而專於天下之制度也文章也形而揣之繪而合之而堅白尨雜之僞託矣故其文章制度之立終不可以達夫因

革損益之實而會夫大順大化之精而復三代之治於天下也嗚呼然則欲反其因革損益之實而得其相沿而不悖者孰有外於意耶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是故三代之治制度之大備者莫若周而其所可見者盡六官也愚嘗參而考之六官之職不同而井田封建肉刑之三者尤聖人致治之大也故唐文皇好古之君也知而悅之遂以爲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不足以治天下銳然有志于三代之治將以釆先生之遺而振起焉然貞觀之治終於亡惰之襲而其身之末天下遂

以基夫晚唐之禍若此者何哉蓋法不可以文求而可以意會雖魏徵房玄齡之徒不足以考先王之典以備顧問之實而亦以太宗之意率不足於關雎麟趾之美胡以考洛誥周官之典刑而措見鷖既醉之業於天下也嗚呼太宗且未之逮也而況於蘇綽之徒又焉能竊先王之近似者以補其缺耶此無他求其文而昧其意也故愚以爲今之有志於先王之治者不必求天下之田而井之也苟得什一之意則漢之限田可也周之均田可也唐之口分世業亦可也丘文莊之以田配丁以丁

配山亦可也胡不足於民之養耶不必求天下之
士而封之也苟得公民之意則秦之置侯可也漢
之分諸侯王可也唐之刺史可也魏之州牧可也
宋之諸路監司亦可也胡不足於民之治耶又不
必求天下之人而抗之黥之劓之刖之鑕之刀鋸
之也苟得欽恤之意文帝之除肉刑可也文皇之
觀鍼背可也劉寬之蒲鞭可也宋太祖之三覆五
奏可也胡不足於民之防耶不然則括天下之田
以爲井吾恐非塞溪澗平山谷夷丘壠破墳墓遷
城邑不足與討而況窮數十年之力然后可以議

成功數十年之內天下且不谷乎由此觀之則蘇洵葉適之言亦未必盡非而橫渠之議吾不得而知之也畫天下之地以衆建諸侯比閭遂黨之制不復溝洫成周之制不復終不足以行長正方伯連帥之化而同其軌治其易世然且尹氏世卿春秋則書之崔氏世卿春秋則書之況於藉天下之名山大川而各封疆以爲守方城以爲固乎而治之不善又焉得而朝更之夕幷之也鋤天下之民以爲肉刑吾恐黨正州長之化不流加石圜石之坐不洽而遂欲割裂天下之民以爲幪巾赭衣焉

吾意死者不可復生晃膚者滿天下而全體若仟一二也由此觀之則文帝之除秦必盡去聖人之法而芟夷之而或者協諸義而協聖人未之有可以義起也又不然夏后之尚忠殷人之尚質周人之尚文相易以救之也變不勝窮而卒未嘗變耶故記曰有能爲民變革者有不能爲民變革者能爲民變革者文也其名也不能爲民變革者意也其實也觀乎文意名實之間而

聖天子之在上賢公卿之在下是固可以神而明之而可以得夫因革損益之原矣雖然易之革曰革巳日乃孚

之元亨利貞悔亡夫民可與樂終而不可與慮始故革則民易耳目必久而信之而後可以言革夫革之必有以通天下之志考諸帝王建諸天地質之鬼神俟之百世爲天下之元亨者而後可以言革夫革則可大可大則可久必行之百世而不易而天下之民不至於亟更而改聽焉然後民習而安爲天下之利貞者而後可以言革是尤古帝王損益之善而愚之所獻於大人之虎變者也惟執事進而教之焉

時務

古之達于天下之世務者有三曰明利害之原焉按緩急之勢焉度古今之宜焉故知利利知害可與緝潄知緩緩知急可與達權知古知今可與任變知斯三者則知所以濟天下之時務矣推之天下可也而況於浙乎執事以浙之時務下詢承學是固以豪傑之士望愚也顧愚非其人而不敢不以正對且以浙觀之陸有膏腴之粱海有蜃蛤之利是故貢賦之出甲天下矣而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宜也胡以水旱之相仍則公私告困而藏孫辰之告糴告饑由此亟焉或者曰曷若修廩人委積之待

遺人凶荒之政率是以爲足民之政乎愚則曰未也緣山以爲城方城以爲池是固形勝之便甲天下之强矣而完城繕卒不戰而勝是也胡以盜賊之警則緩急無備而宋人之召募配刺由此亟焉或者曰曷若修子犯大閱之禮子文治兵之議而率是以爲練武之實乎愚則曰未也萑蒲之警時出時没進則鯨魚之封不可盡也退則蝇蚋之性不可常也而何以治之意者其嚴夫緝察之令乎愚則曰未也假貸之患巷諮戶議而山林之材不可與給也川澤之利不可與有也而何以周之意

者其清夫蠲貸之令乎而愚則曰未也蓋嘗聞荀卿曰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倉窌廩庫者財之末也晁錯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餒者為開其資財之道也今之所以凶旱水溢而民不給者以闢墾之力未盡勤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是故備荒之政不在於大災大禮之年而在於三辰正位之日不在於室如懸罄之給而在於事業得叙之時也然則欲足天下之食者孰有要於是乎審乎此而民之假貸之相仍川陸之未獲者舉而措之矣歐陽修曰十萬之兵五萬人可用

言老弱之襍也丘文莊曰內外兵耗不及國初十
之三四宋之兵惟恐其多而至於冗而今日則惟
恐其少而至於弱宋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
擇其偏而受之今則有宋之患而無宋之利擇其
利而兼受之者也是故强武之道不在於修振旅
之文而在緝閱實之令不在於治攻車之節而在
於先補伍之政也然則欲經天下之武者又孰有
外於是乎審乎此而詰補之擾可亡萑澤之患無
慮矣嗚呼此固愚之所謂明利害之原抜緩急之
而度古今之宜者也雖然苟長吏之得其人則

仁以足民而民可使富也義以經武而民可使勇也是故考之古人如趙汴之守越移書問屬而民可以死荒矣如李抱貞之守澤潞分曹角射而兵可以死弱矣如虞詡之治渤海下境出令而盜賊潛奔矣如朱子之治浙中社法取息而大饑川蠲矣是故擇人者尤時務之守也雖然自執事之論浙中者而言之耳而亦未及乎天下之大也蓋嘗自天下之勢而觀之江南之荒猶可言也山陝之荒不可言也潢池之警猶可言也藩塞之兵不可言也萑澤之盜猶可言也而河套之寇不可言也

民之假貸猶可言也而司農之告空不可言也故
愚敢以爲執事之寓兵於農者其經天下之武之
勢乎執事之藏富於民者其足天下之食之勢乎
借執事之言而神夫變通之術則所以處山陝之
荒者其惟開北代之田廣常平之倉山陝之民不
流而中國有強守矣所以治藩塞之亂者其惟重
節鉞之臣嚴恩威之義藩塞既輯而東南有屏蔽
矣河套之虜腹心之仇也監南仲之城朔方而設
險擇勝副花馬鹽池之間皆安上矣司農之匱吭
嗌之憂也監秦晉之告糴而省用節財則少府水

衡之藏可備選矣此又愚之所以因執事瀕中之驗而及夫天下之大也嗚呼使執事引而進之則愚之抱上鼓之鳴而願爲洛陽之涕者又豈容已於大庭之對耶

選舉考課 鄉試

維天下之治存乎法濟天下之法存乎人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此堯舜之所以垂衣裳而天下治必因法以致治任人以鼓法觀其變通而治天下於不窮者也愚敢以是復 執事選舉考

課之問嘗考選舉之法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如六德六行六藝之屬十有二教如陽禮教讓陰禮教敬之屬其所以考察而書之者又有鄉大夫黨正之屬焉司諫萬民之糾焉是因以興天下之民行也於是不帥於教者則移之郊移之遂移之左移之右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則是先王之世所以教之者無所不極其慎矣嘗按考課之法周禮大宰以六計弊群吏如廉法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辨之屬其所以參校而鉤稽之者又太宰於歲終則詔百官之廢置於三歲則計群吏也於

是柄之太宰則爵以馭其貴祿以馭其富予以馭其幸置以馭其奪職之司士則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則是先王之世所以考之者無所不盡其情矣夫惟其教之於其始是以巷有禮樂之歌戶有詩書之風而舉之於司馬者皆忠貞敦實之士也夫惟其考之於其終是以賢者則進之秩不肖者則黜之爵而籍之於太宰者皆官常官馭之職也七代之治由此其選而所以致之於太常之美者職有由矣奈之何選舉流而爲詞章考課流而爲資格征之禮官者無非糊名易

書之制明經作字之科考之銓曹者無非行爲貫魚之次積日積勞之最嗚呼是安得不至於士習之所以日汚紀綱之所以日隳風俗之所以日偷百吏之所以廢弛萬事之所以頹敗者哉方今聖主當陽羣陰畢伏制禮作樂凡所以觀乎人文以體澤火之革以宏幹父之蠱者固已日咨而月議矣而獨於選舉之法隋之詞章猶在也考課之法唐之資格猶在也然則變而通之亦何亦神以盡利而化以盡能耶愚以爲詞章之法非善也然楊綰罷之而不能朱子議之而不盡資格之法非

善也然蕭淑議之而不可宋璟爭之而不得若此者何哉盖欲救法之弊不論其法之所以致弊之原而亟治之是考流而忘源也故選舉之法非詞章之所能壞也而壞於道術之不明是以選舉之不能不詞章矣考課之法非資格之所能壞也而壞於人才之不審是以考課之不能不資格矣故愚採古今之勢而審理亂之畧欲敵天下之詞章也莫若復程子講學之議焉序天下道得之尊者而隆之京師其次則分屬於州縣其敦行也務以孝弟力田為務以一道德同風俗為尚而其所教

之法也又必參之以非試之能爲解額之鑄爲利
誘之省焉是則所以明天下之道術者無不正矣
如是於詞章之不能盡知也復申之以諸司職掌
賢良方正之科焉天下之選舉其有不復於司徒
之教者乎欲救天下之考課也莫若採漢武百官
表之畧焉漢制宰相之闕則取諸三公三公之闕
則取諸九卿然而石慶之死御史大夫兒寬當遷
而不遷也而太僕公孫賀得之公孫賀之死御史
大夫商丘成當遷而不遷也而涿郡太守劉屈氂
得之是未得以次第度也張歐爲中尉九年而遷

而範成之遷四年韓安國之遷一年商辰丘之爲大鴻十二年而田千秋之遷一年田廣明之遷五年是不可以遲速推也是則所以審天下之人材者無不愼矣如是於資格之不能盡知也復裁之以

大明會典保薦推陞之科爲天下之考課其有不積於太宰之堂者乎雖然天下無不敝之法而所恃以窮則變變則通而善其道於不窮者惟人焉耳矣不然以文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古人之所謂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簿書之弊固其風會之流

而不可返者也而又焉能免其詞章資格之禍耶而又焉仰夫堯舜通變宜民之實耶故曰維天下之治存乎法濟天下之法存乎人

車騎　鄉試

嘗聞國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兵不習服以其將予敵也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故擇將爲上練兵次之器械又次之又從而論之攻心爲上攻城爲下攻德爲上攻力爲下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是故明於六術五至則蒐乘補卒可以勝矣明於九攻九地則

揭木斬竿可以勝矣明於思險則革車之實可以
勝矣故未陣而勝者兵之善者也已陣而勝者兵
之劣者也執事憂雲中之變而以車騎爲問嗚呼
車騎之謀器械之利也毋乃憂其末而不及其本
耶愚請先言國家選將練兵之實而后車騎卒伍
之陣敢及焉蓋今之將曾有得於李牧之守鴈門
充國之度羌虜者乎或通之貨賄或貪之勳戚控
新羈之馬而無出入險阻之利提撕之之卒而無
疏數疾徐之神是謂之無將可也今之兵曾有得
於子文之治於宋穰苴之治於楚者乎聽金鼓則

耳易聲眩旌旗則目易色言晝夜之戰而不達于旗物名器之號言動靜之勢而不過於方員行止之節是謂之無兵可也以如是之兵與將而欲揚旗狼山拊劍龍城飲馬於潼關而爭塞外之利也是可得耶漢之守夷者張博望倡開郡之議置金城于隴西酒泉張掖于昆那武威燉煌於月氏其車騎卒伍之制非不利也而匈奴桀驁鳴鏑朝那控弦桑乾世爲漢不利者何哉以國不擇將兵不服習故也唐之守夷者張仁愿建築城之策取拂雲祠以扼黑啜中坑中城則直朔方東城則直榆林

西城則直靈武其車騎卒伍之制非不利也然突
厥梟夷匈牧天山引兵河口世爲唐不利者何哉
以國不擇將兵不服習故也雖然執事之問亦不
敢不及也嘗謂平原曠野可前可後彼可陣來我
可陣禦是車地也窮山深谷千里輕戰我可以衝
彼不能突是騎地也上下山坡出入蹊境草木朦
朧劍戟接戰是步地也是故步地之形騎不可與
也騎地之形車不可與也車地之形步不可與也
善於騎者我以車地以車形之則什不能當之一
二矣善於步者我以騎地以騎形之則百不能當

之一二矣是故審地之夷險曲直支隘尖斜死生之勢然後可以言戰陣之利也由此觀之則昔之晉楚之爭所謂卒乘偏兩之制前茅慮無之警固可以勝而毀車崇卒以騎易車者亦未始足敗也是故知地之勢車可也騎可也不知地之勢則車不可也騎不可也故愚嘗觀古今兵家之勢而衡論之井田以前非車不勝也井田以後非騎不出也韓信戰於井陘口不可以車也而白起之戰於長平非車不勝也馬陵之偏陿可以車也而孔明之戰于胡盧谷車則不可也由今觀之雲中之變

陣車衝虜之突可也而用之以走虜之勢不可也假騎以遠近疾徐風雨飢渴出當其利可也而用之以淺水汙草半出半入不可也知此則可以議今之戰陣矣知此則可以審六韜三畧之利害審車騎左氏之巧拙矣知此則有以待雲中之變而以飽待飢以逸待勞以靜待亂而其勝不窮矣知此則可以其徐如山其疾如風鬼神莫測雷霆莫稽而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五色之變不可勝視奇正之兵不可勝窮矣噫此之謂知兵之本也雖然執事之言乃戰陣之設而未及乎天子之所以待

四夷也執事之言曰射御之學未嘗不具左右司
馬也獨不聞天子有道則守在四夷乎嘗聞魏徵
曰朝廷心腹也州邑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是
故國勢有常尊治地不與焉國威有常信服遠不
與焉况今之雲中之變上不及漢之匈奴之驁下
不視唐之突厥之雄再其次也又不足以論七國
之連兵藩鎮之跋扈者直其芻糧之不給撫臣之
太急故以素玩之勢而肆之以倡狂之亂耳執事
者論其彼此曲直之勢可撫則撫可威則威無如
魏博之姑息可也有功者則賞有勛者則侯無如

王武俊之團練可也法度以制之信義以體之無
如馬承績之詈罵可也安意以慰之開誠以體之
無如李懷光之便橋可也嗚呼達於是而今之中
國夷狄之勢固可以處上游而制六合矣又何有
今日之慮耶

國朝功臣

聖人之所以起自匹夫而臣一四海其間矢石之
士所共沐風雨披荆棘斬蒿萊以捍開力戰而有
天下其功偉矣然以予觀之當必首夫帷幄經畧
之勳而後次及拓土陷陣之士善乎漢高帝之當

羣臣論功行封也而以獵譬之曰諸君之功狗也
蕭何則發縱指示其功人也觀于此則知所以論
功矣予按　太祖高皇帝之定天下一時材臣
猛將所共龍翔虎攫而依日月噴雲霧以建萬世
之業而　高皇帝所嘗親爲剖符行封者公六
人侯二十八人伯二人賜之鐵券世其子孫其與
古者申丹書之信刑白馬之盟而河山帶礪爰及
苗裔者相照耀矣然于中山武寧王徐達獨食之
以祿五千石表其第曰大功而諸臣咸不與焉豈
非漢之功狗功人之喻乎此　高皇所以盡差

列侯之功而獨以之虎視當世也由是而下渡采石援安慶殲友諒走士誠平關隴破幽燕開拓之功什而七八者開平忠武王常遇春也南定越東郡吳克上都下太原北討沙漠而太子妃嬪金寶玉冊並歸朝廷者岐陽武靖王李文忠也擒也先下江西鎮湖襄降河州西征土蕃深入崑崙山歷鎮八州有功無過者寧河武順王鄧愈也克姑蘇降谷珍虜友定下澤潞討明昇東備日本起登萊抵江浙而戍堡相望延袤萬里者東甌襄武王湯和也取闢越伐蕃部涉流沙討梁王定粵君而滇

南魋結之夷冠帶內屬垂二百年者黔寧昭靖王
沐英也此則併中山爲六王而爲武功之最者也
如誠意伯劉基則以帷幄之謀而爲帝者師
高皇帝常擬之子房矣特以文臣例不得封公侯
而馮國用耿再成丁德興張德勝吳禎康茂才
胡大海趙德勝華高俞通海吳良曹良臣吳復孫
興祖此則與前六王爲二十一人而爲功臣廟而
祀者也然宣國公李善長則事高皇帝于滁陽羇
旅之間而畫機運餉不愧蕭何潁國公傅友德則
副大將軍于中原百戰之餘而西川百越可方吳

漢顧一則結禍于惟庸之黨一則起猜于飛鳥之盡而並以暴卒其生也功若太山其歿也不及尺土之封以垂后人此則晉之五蛇從龍之歌不能不於今歔欷而飲泣者也二百年來如漢所稱襲封者盡或絕失姓或乏無主朽骨孤于墓苗裔流于道生為瑕隸死為轉屍抑可太息者多矣嗟乎漢以酎金失侯者衆學士大夫到今來未嘗不讀其書悲其遺事頃聞建言諸臣猶且存者則超拜其官沒者則裒恤其後而況當時所從　高皇帝蒙矢石犯湯火百戰以定天下者乎新建伯王

守仁捕反之功嘗爲時之執政者䀝睚之憾奪其故爵近亦稍稍序錄亦足以慰天下忠臣義士之氣抑不知新建者其身没未久其門人故吏猶得以相爲憤懣慊慨而發大議于其庭耳若開國諸臣之後其孱子弱孫如古所稱降爲阜隷雜之庸保而其故第且不免如郭汾陽馬燧之流轉爲浮屠老氏之宫與富人者苑囿臺榭之餙奚而況于他乎況望其能以義乞恩于　朝廷之上乎嗚呼楚人而猶能爲孫叔敖之衣冠以感悟于莊王之前以發其悲錄其乞食于路者之孤柰何以今之

人而楚人之不如也噫

明河南按察司副使奉
勅備兵大名道鹿門茅公墓誌銘
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　東閣大
學士知
制誥　經筵　玉牒總裁山陰朱賡撰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南京吏部侍郎前左春
坊左庶子諭德兼翰林院侍讀侍講　文華
殿侍班官年家晚生福清葉向高書丹
賜進士出身奉議大夫南京尚寶司卿年家晚

生淸源于若瀛篆盖
嘉隆間當
國運文明之盛名家輩出歸安茅公以古文辭
主盟海內世所稱鹿門先生者也余少時得
公文章讀之意爲古作者巳於北闈得公仲
子國縉因習公文武經濟之猷意爲古才吏
余歸山中漸以老而公神王如少壯更意爲
神人云萬曆辛丑公春秋九十余馳鹿門歌
爲公壽公手書相唱和矯如也而是年十一

月壬戌公竟長逝矣國錙持屠長卿狀乞銘
余不能辭按狀公名坤字順甫其先居埭谿
鳳皇山元末有名蘢者爲池州路揔管去而
隱于治筏徙家華谿晦其名爲千三公歿時
頗著靈異里人尸祝之今茅社神是也一再
傳而生孟麟孟麟生剛剛生珪珪生公父南
谿公遷南谿公好施予人有緩急不惜傾囷
振之割負郭田百以贍族之貧者其行事類
鄭公業人以十茅氏之興云母李舉子三公

其仲也公始生而李毋聞若辟歷聲者震而投于牀竊異之時正德壬申七月壬辰日公姿神韶美性警頴日誦千言年十六補邑諸生自其爲諸生耽耽有馳騁千古之思抱卷吾伊盡丙夜不少輟甲午舉于鄉又三年舉進士時

肅皇帝方崇祠執政羅天下文士以供祝釐意屬公公艴然曰吾何能辱三寸管作相君私人耶執政銜之謁選得青陽令青陽俗嚚而

善訟公錄諸上官所下訟牒千餘上其誣狀
得一切罷遣已按收其邑之豪而黠者數人
民以加額餘兩月丁父艱歸母亦繼物盧喪
毀悴骨立服除補丹徒令時江南旱饑徐沛
間歲稍稍登而多閉糴穀價翔踴公移檄諸
司曰轉糴者譬人一身血脉也一不通則闕
血爲患矣五伯猶恥之而况四海一家乎僻
多剴切得弛禁於是捜庫金五千而美升導
諸富民出貲收糴於稔鄉歸而棋置出糶踴

者乎矣又議于𨽻之外多請折折于上供無損而得留諸漕粟以給貧民且省耗費三之二也丹徒田枕山與江者半山田尤災甚公酌其𨽻與折及他所減省悉歸山田民以少甦其賑也則以單騎行縣人响戶拊隨宜布畫大略似富韓公趙閱道而勞瘁過之賴以全活者萬八千戶每一條上臺使者輒采而頒之他郡邑若功令云語在姜宗伯荒政記巳召爲儀部郎無何徙司勳時公負天下重

名都人士亡弗延頸願內交公而生平所齟齬者不能無修郄遂謫判廣平以去廣平古趙地有悲歌感慨之風公以其牢騷不平一發於文章沈鬱頓挫若河津呂梁觸石而走萬里自昔三閭兩司馬之流往往出於窮愁而文乃益工良不虛哉戊申遷南駕部郎尋徙儀部無何僉廣西憲事廣西猺獞錯居而府江部稱最險古田夷巢鬼子等砦鷙甚時出剽陽朔殺其令

朝議大征督府應公櫝聞公才檄署府江道屬以兵公策之曰大征非兵十萬不可餉稱之今檄徵諸路猝不可集而賊已走險爲備矣計莫若鵰勦鵰勦者如鵰之搏兎然伏于無形條入而殲其魁他部落必惴而謀自完此便計也應公曰善於是簡部兵五千人第爲上中下而差其餼時時椎牛饗士團射角技四出遠獵以爲常賊玩而懈而我兵爭樂一戰於是復募死士擕善繪者以藥筆潛圖其

山川出而聚沙指畫賊在公目中矣乃分所
部兵爲七道度道里遠近後先發約同日抵
鬼子砦而所過道輒幟而榜曰軍門進十萬
兵討某砦之殺賜爵令者他砦毋動動則移
兵先滅之我師實不過五千諸夷見旗幟彌
山谷且怵于榜語皆蛾伏無敢動連破十七
砦擒斬五百五十人是日公坐府江帳中令
曰捷音至即鳴鼓左右皆愕視佯應曰諾少
選而報鬼子砦捷者三矣盖公以鵰勦行大

征之法客定期會不爽晷刻而左右固不識也捷聞
天子加應公大司馬晉公爵二級民爲立祠並祀之語在王司冦陽朔紀事嗟乎治爲吏最戰爲兵雄公獨文士乎哉癸丑遷大名兵備副使倣古偏箱車法作車五百兩以禦虜衝嘗提兵戌倒馬關制府楊公博視其營壘歎爲奇才特疏薦于
朝而生平所齟齬者竟諷部使毛舉公細事奪

其官以歸而黃冠之夢賤矣蓋公初下車夢若黃冠者從雲中招搖相和而歌白雲蓋其兆焉歸而作烏人傳三益先生傳以見志海夷之誤東南也大中丞胡公宗憲雅知公善兵多所咨訪蕩平之績公有力焉以故胡公遇之最厚而公舍中奴因狐假里中里中人聚而譁直指龐公尚鵬遂收二三奴寘之法詞頗連公公寔不知也已而歎曰愛我者疢疾惡我者藥石我善胡公而毀於龐公殆近

是哉其服善如此公于書無所不讀于文嗜馬班歐蘇人爲詮次品藻而所自撰結則格不傷氣思不窘才不爭奇于字句間今讀所著白華樓藏稿玉芝山房稿耄年稿率雄渾浩蕩直古今鉅麗之觀也文章名滿天下鄉曲小學無不知有鹿門先生句其殘膏足雄視儕輩咳唾散落皆生羽毛海內攻文之彥無不收聲定價于公戶屨常滿而公復慷慨重義師若友歿皆厚撫其子孫貧賤之交郵

之終其身不倦而于宗盟尤篤公之族待公

而舉火若昏喪者歲無慮千指矣棲遲苕上

垂五十年名園一區日與客觴詠其中三竺

六橋歲一覽眺以余所聞諸先進林泉之樂

未有如公久者也平生所當升沈譽及一

切文字應酬無寧日似皆足以損神滑和然

其眞愈完而躋上壽以歿公豈非神人乎將

不爲異人也與哉元配姚氏高郵守某之女

先公二十六年卒賢明逮下能勤其家所以

贊公甚弘與側室蕭俱以國縉貴贈孺人子
男四長翁積次卽國縉先爲御史今南水部
郎次國綬季維俱太學生女四最幼者以烈
死孫男十一元禎元琦元璘元玠元祉元鈜
元鐩元鏻元鈺元萬元偘孫女八曾孫男三
兆河兆海汝湛玄孫男三杲栥棻玄孫女二
子孫賢而多才其婿嫁皆名家詳狀中癸卯
年　正月念六日將偕姚孺人葬于武康之
上栢山系之銘曰

維公之才太阿龍泉維公之文長河巨川維
公之壽靈光巋然維公之名霆轟日懸藏于
此中萬斯年茲其爲鹿門先生之阡

明河南按察司副使奉
勑備兵大名道鹿門茅公行狀
賜進士出身前禮部儀制司主事四明屠隆頓
首譔
吳興鹿門先生執海內文章牛耳意不可一
世獨獎借余余生也晚猶及因先生仲子薦
卿季子孝若而一再望見先生眉宇歲辛丑
先生春秋登九十諸子大治酒徵歌爲壽海
內公卿士庶雷動雲集日吹笙擊鮮觴客客

競為詩歌文章頌公休美自春歷夏秋無虛日至冬一疾捐館海內吊客視向慶者更倍余竊自附南州生攜磨鏡具來修束芻於公而薦卿孝若遂以狀屬焉余德公知何敢辭

按薦卿所自為行述公姓茅氏諱坤字順甫號鹿門先生家歸安之華谿茅自三茅分治華陽其子姓散處江以南稱神明之冑華谿始祖諱蘼字千里行三霸異不凡人也初居埭谿之鳳皇山倜儻多大節元末以才召為

池州路總管大明兵起公知天命有屬棄官歸隱于治筏道華谿飯而沉其盆曰天其使我飯於此乎遂家焉里人第呼爲千三公無知者歿七日顏如生白烏來繞里人異之奉爲社神今世猶傳公像絳衣危冠騎從甚偉葢三茅君靈氣在公云一再傳而爲得閒公孟麟工文好客以詩酒竹石自娛有幽人氣韵是爲公高祖生澹菴公剛剛生愛梅公珪珪生南谿公遷先世勤農桑至南谿公家大

饒好義樂施歲入粟千餘悉分賑人囷恒虛
割田百畝贍宗人曰葛藟猶蔭其根吾義不
忍獨飽識者曰茅氏其昌乎公娶于李首舉
子乾官南寧別駕任俠訣宕有奇節余嘗爲
傳次舉公次舉大寧都司參軍艮方舉公南
溪公耳若聞霹靂聲驚投於牀心異之公生
而美姿觀性淵穎讀書過目不忘年十六以
尚書補博士弟子幼有大志欲盡讀古人書
夏月納雙足甕中冬擁敗絮讀孳夜漏至五

鼓隣媪失蔬疑焉呼公名而詈公方把卷
伊弗聞也其厲志如此辛卯下第歸南谿公
恚曰人皆目汝盜驪山子一出而蹶何名神
駿公頓首謝乃裹糧渡錢唐從名師益下帷
發憤業大就理勿傷氣法勿窘材弘雅瑰奇
卓爾名世嘗遊西湖見者輒問誰家璧人女
郎連袂目成公徑去不盼書舍傍有登墻窺
公者甚豔公視之莫囊也儕輩服其方正娶
於姚為高郵守蘆溪公女慧而知書念公好

古盡脫簪珥衣襦益市墳典丘索而身不難推縞以成公淹博甲午舉于鄉時年二十三先是直指張公羣㴱士試之拔公第一詫曰是子異日當以文章名世闈中擬舉首旁有謬刺者置十一乙未下第歸而益肆力古文辭即制義亦多古調名大起戊戌尚書顧公與臣學士張公邦奇典試事中允李公學詩得公卷奇之擬卷首顧公怒其策中譏切時政棄去之張公力爭乃置第十三及廷試張

公復奇公策且進呈而為忌者所匿比出而
卷漫漶不可進　御及選吉士將入忽報罷
遂以例請歸省夜抵家南谿公曰若衣繡夜
行耶公徐曰是未足為大人榮父老歎其遠
器居歲餘謁選時
肅皇帝方崇禱祠執政欲以醮詞屬公公正色
曰士不能以不律效董狐南史已矣何當作
宰相書記執政聞而銜之授青陽令學使者
檄從校諸生得士為多最著者為宗伯華亭

陸公樹聲及長史袁公福徵云青陽俗點而
健訟初下車訟牒山積公請於監司嚴其誣
者悉報罷而一切歸於簡易邑中豪最鉅者
法之民大悅僅逾兩月而以父喪歸公痛祿
不逮養哀慟骨立毋尋繼歿公淚盡以血遂
病怔忡幾不起人稱王戎效孝云癸卯服闋
補官時分宜令缺嚴相雅重公才欲屬焉尋
聞公強項乃止補冉徒會久旱饑甚徐沛以
北歲稍稔隣境閉糴公爲檄以諭曰緩急亦

時有救災卹隣仁者之事坐視莫拯寧維義之所不可出無乃非上帝意語甚剴切隣封爲弛禁或請勸分公曰是剜人肉而飼人也所傷必多不若出帑金及率諸富氓遠市穀而平糶或請議蠲公曰是涓滴以潤枯槁也所及必隘不若議折無損國計而粟可盡留活元元於是行賑公曰無委里胥而開弊竇無先城郭而後村落無取安逸而走飢民無聚一處而[illegible]躪蹂乃單車遍歷封內以粥以

粟相厥緩急時乃呴沫蓋跋履拮据絫旬月
所全活萬八千戶云丹徒田枕山與江者各
半枕江者腴枕山者瘠公括所蠲額與折而
美之額及他弛力省厨傳之額盡歸之山田
江田不加賦而山田之賦減半是時朱方以
南旱魃爲灾公所上條議臺使者爲通行之
江南著爲令公之惠澤及物廣矣事詳丹陽
姜公實荒政碑公在丹徒廉甚尺帛寸縷不
以入署姚孺人布素浣濯蕭如也巳召爲儀

部郎檢稾裝僅十六金耳尋改吏部司勳郎是時公文學吏治聲冠海內海內賢豪名士亡弗延頸願納交公而忌者亦蜂起華亭徐公以詞臣出督浙學政公登賢書實非徐公所錄士徐公心欲公執北面爲重公不能曲意銜之會徐公居喪聞公且赴吊大喜而公行以病返徐公旣慙且恚曰吾固不足以辱芧子公入吏部徐公官少宰遂中公謫廣平別駕郡齋多暇於是益肆力盡讀向所未竟

書篝燈熒熒達曙不休廣平古趙地有悲歌慷慨風公以遷謫侘傺之氣壹抒之文章沉鬱雄渾名山之業大就遷南車駕郎裁中貴郢符貂璫屏息尋轉儀部郎會公同年給事中滇南萬公某劾執政未報謂公曰吾疏旦夕叵測去家萬里母老子幼奈何公慨然曰事悉在我子無慮執政聞而益恨之入骨無何出爲粤西僉憲人爲公不平公曰當路欲以炎徼瘴厲難我我既身許國死且不避粤

狫獞猓玀種麗雜而府江部最險崇山夾江
與古田夷接正德中大舉征之我師熸因桀
驁據鬼子等砦時出剽掠殺陽朔令　朝廷
方議大征督撫中丞應公檟雅聞公材檄署
府江道屬以用兵公策之曰大征非十萬卒
不可今檄徵諸路兵猝不可集兵未集而謀
已洩賊皆走險爲備討無如匿兵無形出賊
意表伏於九地動於九天若鷹之搏兎然賊
不足平也願假便宜行督府稱善於是勒部

下得五千人簡爲上中下三隊時時椎牛饗
士習射角技或畀糒陳兵出賊大駭爲戰具
則我師校獵逐獐鹿去徐察其山川險要狀
了了每出以爲常賊益懈不設備而士攘臂
人人思一逞公知其可用於是益募匁士部
署諸戍兵分爲七校校擇長一人各授函符
方略戒以道里時日日啓一函毋敢先期洩
或東渡荔浦或南越富川或扼陽朔或衝平
樂或倚恭城度地遠近爲行遲速約同日至

鬼子砦所過道輒榜曰　朝廷提兵十萬討

某砦之殺陽朔令者他砦無罪宜各閉砦自

全敢有動者移兵先滅之我兵實不過五千

人諸夷望我軍旗幟彌山谷又惑於道榜語

相顧膽落脅息不敢援連破十七砦鬼子砦

懸崖密箐從高下夻石拒戰明日始克之斬

首一百六十俘三百八十七人獲牛馬及走

𢽾者無算返占民田十餘萬

天子嘉乃丕績加應公大司馬晉公爵一級吏

民立廟金祠兩公陽朔語具督學王公宗沐
碑中公度進兵業破諸砦乃令于帳中日賊
巳破捷音且至急鳴鼓語未畢而捷騎果至
衆咋舌相驚爲神曉謂公第雕龍文士哉癸
丑擢大名備兵使大名西擁燕北抗虜畿輔
要地虜歲入擾邊善控弦突騎計宜以車戰
勝乃倣漢馬隆偏箱車法爲車五百兩益練
兵郵士折節豪傑五陵三輔謀士劒客咸奮
臂願爲公效制府楊公博按視公營壘器仗

嘖嘖嘆公奇才而睚眦者日益急乃諷按粵
使者毛舉公細事媒蘖公奪其官章下之日
燕趙文武將吏無不喪氣先是公甫下車夢
黃冠羽士從雲中下而與公唱和招隱歌寤
謂姚孺人曰吾不久將歸問家山白雲乎及
是果驗歸而作島人傳三益先生傳以見志
公于書無所不窺爲文於古最嗜馬班歐蘇
於今嗜唐順之王慎中一二公他標榜最得
時名者公獨不以爲然而爲文氣以昌格情

以達才洸洋鉅麗滔滔弘遠絕不爲雕字鏤句險僻軋茁態曰夫士不務䁥靈其光而鬼燐耶所著有白華藏稾玉芝山房稾耄年稾各如干卷公在林下久文章名滿六合垂髫授書者輒知有海內鹿門先生爭北面向往公齒牙所及輒成名士覽都人士文無論上其顯晦壽夭卽其人之性情韵度無弗洞於觀火也者亦神矣

世廟末年海夷內訌東南騷動

天子超遷御史胡公宗憲以御史大夫視師胡
公雅知公將略虛懷諮訪公計切桑梓稍稍
陳其智略胡公采之輒效遂蕩巨寇靖東方
公謀爲多胡公以三尺操將吏如束濕爲人
倜儻多大略不修細謹酒中或箕踞嫚罵人
獨嚴事公而公舍中兒一二不無狐假橫里
中里中藉藉論訕公故豪邁坦中未之察也
龐直指尚鵬收奴三人置之法公曰奴橫而
吾不知罪誠在我龐公藥石賢于美疢後胡

公中流言以功獲譴下詔獄諸故人賓客匿
不敢覘公獨慷慨盛陳胡公功伐所謂以十
世宥上書宰執人多公義萬曆乙亥姚孺人
病至次年正月卒孺人賢明贊公內秉家政
農桑外供賓客酬應且也弘樛木之風衍螽
斯之慶婚嫁庶務悉孺人一身肩之毛髮不
以煩公以故公得專精極力千秋業孺人生
伯子翁積才而豪舉數遊乎酒人孺人謂公
曰吾子與諸姬子同託體於公柰何令伯也

耗且盡其叅析產或曰孺人肩百苦起家有
今日孺人子不當與諸姬子偶孺人曰子均
也安得以老婦故有所軒輕伯竟以豪得齕
卒余嘗讀其遺草天才宏麗惜哉公傷伯子
甚若王始興之失敬豫旣而仲子國縉成進
士起家循吏爲名御史次國綬恂恂爲石君
季維少而詩文輒埒作者才名滿天下而後
公晚節愉快巳築園宅東山水淸曠花竹秀
野日偕二三朋好遊息其中卷帙棊枰殆忘

其老性不善麴蘖數酌卽醺然歲一過西湖
桃花映水楊柳拂隄公籜冠鳩杖婆娑而觀
遊子女郎靑雀紫騮金龙條（脫）紛紜雜遝于
大隄長橋之上意甚樂也晚年詩文不甚苦
思而氣格殊暢天機自流書法遒勁人爭寶
之國緍官柱下請歸惠文衣纁壽公八十覽
揆不爲喜及壬辰挂吏議左官不爲愠一日
呼國緍曰吾始祖生爲烈士歿爲明神里人
猶能祠專之爲其雲仍者烏得不修俎豆吾

嘗許之微時不可卒負遂捐千金建祠頗宏麗性至孝念父母不獲食公報每言之必泣下宗人千指咸待以舉火一切婚喪悉有給助歲費以數百千計字寡姊嚴氏子自襁褓至白首無間外弟吳負公金八百焚其券兄壻王坐女奴罹傾身解之師來公友吳公歿而家落厚撫其子若孫座師錢公李公子並以貧告並出槖中數百金卹助之至卹稽太史孫卹李氏喪葬卹名士青門沈仕寒泉莫

叔明皆終其身客吳生趙生歿而爲之殮其篤於義氣若此好急人于難而一語不合或投袂起好面折人過退而揚其善口時有臧否而中坦率無他腸始容有怨誹久之而亮且感晚而閉關却掃一方外老翁至素髮丹顏類有道頗使酒嫚罵人至不堪而公獨尊事之亦竟不叩其養生訣蓋公稟骨強神王任眞忘機自足葆和致壽倘所謂神仙中來者耶仲子已遷南水部公覲之署中因縱觀

燕磯牛首雨花霧谷諸勝顧瞻　宮闕陵寢
揮毫吊古篇章與山川映發一時公卿大夫
載酒訪公郊外善名理者與之譚名理習世
務者與之譚世務嫻辭賦者與之譚辭賦亡
不中窾破的人人饜所欲而去比返道丹徒
當時父老無一在者而耳公神明豈弟聲爲
之遮道年九十視聽不衰既從諸子請舉壽
觴四方來慶者履舄雲集公一一與之周旋
無倦容至冬仲而病季子維聞余有聶仙翁

丹馳急足來索余畀之十丸以進公推弗肯服曰乃翁九十猶從方士刀圭求活耶以壬戌日卒于正寢公娶元配姚生子翁積太學生娶贈刑部郎閔宜力女生孫元禎光祿寺署正娶刑部主事金枝女生曾孫兆河兆海皆郡學生玄孫三人杲槃棻玄孫女二人側室蕭生子國縉娶兵部侍郎蔡汝楠女贈孺人繼娶舉人陶銳女繼娶光祿寺署正丁艮才女封孺人生孫元琦聘山東左布政沈季

文女元璘聘舉人申用嘉女元玠皆丁出孫
女六人一許聘吏部左侍郎朱國祚子大烈
將嫁而卒陶出一嫁陝西道御史錢夢得子
允亮妾王氏出一嫁惠州府通判蔡炳齊子
武陶出一許聘給事董道醇子嗣暐妾鍾氏
出一許聘刑部主事潘大復子啓純一未字
皆丁出一許聘湖廣左布政馮夢禎子時明妾
曹氏出側室高生子國綬太學生娶光祿寺
署正周圖南女生孫元祉縣學生娶太學生

張應璧女生曾孫汝澄妾吳氏宣氏生孫元鉉元鐩元鏻元鈺元鉉聘居翼隆女孫女二人俱未字側室沈生子維太學生娶封工部郎沈理女生孫元萬聘光祿寺署丞吳稼新女元偘姚孺人生女二人一歸太學生金敬成七男二十五孫八曾孫多秀穎才一歸給諫董道醇生兩男嗣成嗣昭皆貴孫廷勛部娉好學側室高生女一歸金吾指揮呂河龍生子師尚側室沈生女一歸常德府太守居

守子庠生翼隆生男女各一人年二十二夫卒自殺以殉稱節烈余有傳公抱文武材人皮相文士無當吏治一試于吏而神明聲鵲起又皮相文士將略非所長一當夷虜而智略炙轂出輒效然皆不究于用登廢格居垂五十年日手一編不屑營營執牙籌而家亦大饒于桑麻一切文章交遊酬應精神不無屑越而卒合光祿貞登上壽乃逝公所謂特稟靈氣異人哉伸縉吏治風采標表一世而

詩賦亦矯矯擅長爲侍御爲曹郎皆席不及
暖乞恩歸省念不以三公易一日養卒得侍
尊公病親含殮稱純孝季維才足追古作者
橫絕一世而折節賢豪急窮交重然諾居然
國士風調而元祉兆河兆海輩僉有俊才芽
氏之盛未艾也國緡輩擇于癸卯年　正月
念六日奉公柩偕孺人合葬于武康之上栢
山將求吾師大學士山陰朱公誌銘而屬隆
草狀隆老而學荒才盡何足備師采擇則有

仲氏之行實在

明河南按察使司副使奉

勑備兵大名道歸安茅公洎配贈孺人姚氏合

葬墓表

賜進士出身朝列大夫南京國子監祭酒前左

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　纂修正史

副總裁　侍班官秀水通家眷生馮夢禎撰

文

賜進士出身文林郎山西道監察御史奉

勑巡按陝西北直隸廣西等處年家眷晚生錢

麥得纂㦄

賜進士出身南京國子監博士眷晩生臧懋循

書丹

公姓茅氏諱坤字順甫別號鹿門先生歸安

之華谿人也公少負高才登嘉靖戊戌進士

知青陽丹徒二縣俱有惠政擢禮部儀制司

主事改吏部稽勲司坐飛語謫判廣平府量

移南京兵部車駕司主事擢廣西按察司僉

事以府江功晉俸二級隨擢河南按察司副

使備兵大名旋中吏議自牽絲至解龜十六
年宅憂薄謫居四之一僅於署府江道一試
其奇方駸駸用事而遂爲忌者所阻鬱其文
武材用顧得優悠林下五十年文章埒于作
者晚見仲子緡登甲科蘭秀玉茁于庭階躋
九十而上賓此亦人間所希覯已公之生平
業已具今大學士山陰朱公所爲誌中宏詞
茂實縣諸日月矣而仲子緡復以表請余於
緡有禮闈之契二十年間屢登公堂習公特

深又安敢辭夫表者標也標其行事尤卓卓
者使後之人共見之宗仰無已也公自筮仕
即有時名前後執政者爭欲引之幕中爲重
而公故避之名所從高謗所由作謫之不已
屏之蠻夷至斥逐之而後快噫甚矣然公之
所以爲公者自在誰得而抑之其令丹徒也
歲大旱饑甚而徐沛已北稍登閉糴穀涌貴
公檄爭之爲罷令或請勸分公曰不若出庫
金及督富家遠致穀而近市穀可平又請議

蠲公曰蠲之德細不若議折折則粟畱而於
公家無損上官皆從之於是議賑故事行賑
徒飽里胥之腹且聚饑者于城邑斃死者多
而仰活者少又據見籍流亡不沾一粟而公
不然單車按行封內遞予粟若粥遍而不擾
旬月之間全活以萬八千戶計丹徒田半枕
山半瀕江江田稍腴不大受旱而山田稿矣
公括所蠲額與折而羨之額及他弛力省廚
傳之額盡予山田省賦半而江田不加賦是

時蜀漢豫章及江淮間無不苦旱吳越尤甚
公所條上便宜執事者俱通行之因著爲令
以故吳越千里饑而不害仁人之澤遠矣哉
公居南曹時以萬給事文采故執政者銜之
入骨壽有粵西之命其意蓋中公以瘴以兵
而公卒以兵顯粵西諸部與猺獞相錯府江
尤險正德大征官兵殲焉因據兕子等砦時
出剽掠侵民田廬其勢張甚至縛陽朔令殺
之時方議大征而制臺應公檟才公檄署府

江道屬以兵事公策之曰大征非十萬不可兵未集而謀洩賊且走險所芟薙特老弱或以良民充數費多而功償不若離勦離勦者如雕之搏兔然匿於無形徐起而攻其不備可以得志願假便宜從事應公稱善於是退勒部下得五千人簡練爲上中下三隊日飽而習技射或衷甲出賊駭爲倫則以校獵歸久之賊益懈而我兵願得一樂戰間募人入賊中圖其山川阨塞聚砂指畫了如目睹於

是以十月朔分兵爲七校校一長各授函符
方略按道里時日啓函無得先洩師去鬼子
砦僅百餘里故迂其道遠者先旬日發惟當
鬼子砦者即日發師所過榜曰
朝廷起兵十萬討其砦之殺陽朔令者他砦無
罪其各自完有敢動者移兵先滅之諸夷酋
望我師旗幟滿山谷不測多少又惑于道榜
語相顧膽落伏不出雖諸校各按符分兵自
戰其地亦不測我師多少十五夜兵集連破

十七砦鬼子砦砦懸崖密箐從高下木石拒戰明日始克之斬首百六十生擒三百八十七獲牛馬及走死者無算返民田萬餘頃不費一矢斗儲而雪覆師戕令之耻竟以五千兵成功天子嘉之下詔褒美應公晉兵部尚書而公加俸二級我師之將接戰也天且雨公念將士深入崖箐艮苦爲焚香露禱俄而霽已度捷且至啓轅門坐武帳中令曰急鳴鼓左

右愕不省曉問故公曰進兵勦鬼子等砦破矣語未畢緹騎馳而鳴鉦連呼捷者三左右無不縮舌惴恐盖左右故入諸夷酋賄爲之耳目至是始懾伏羅拜上壽云公之善兵事如此使不駭奪公官得致中丞司馬鎮邊疆典樞密寧憂強倭勁虜哉嘉靖閒東南中倭績溪胡公宗憲爲制府料敵設閒卒成大功以靜海氛公之策爲多縉之言曰公晚年按邸報策東西二役勝負久近往往如指掌兵

家信有別才已世俗知公大都以文章故余
於公之吏績武功特詳焉公爲人忠信坦遂
無他腸遇事輙發能殉人之急嗇于財而勇
于義大義所激立破千金不吝與人交最篤
終始死者反生生者不媿至所報德汲汲於
懐惟恐不及德人而人或負之德之如初有
終身莫知者公才智聰明不盡用于官而用
于家故祀先敦族一切最稱彬彬然絕不問
生產其享素封之業則姚孺人實有功焉孺

人先公二十六年卒聰明剛果治家嚴內謹
筦鑰米鹽外督諸臧獲田桑紡績子女婚嫁
絕不以煩公故公得一意于著述以成其名
至貫魚無專樛木有庇大啓子姓以亢而宗
即以穪女而丈夫可已公生平所著集白華
樓稿最著常言此逸氣始自司馬子長千餘
年得歐陽子又五百年得茅子豈虛言哉公
長子翁積才而中夭故識余仲縉季維俱能
世公業至翩翩以詩顯名則補公未備矣感

逝波之不捨哀清暉之耿然痛老成之凋謝
追典刑于遺編刊玄石以表德媿蕪言之難
宣其辭曰
迺祖三芳分治華陽仙源遠啓華谿近昌懿茲
先生錦心繡腸允文允武施而未光相門炎
炎公願即京與其瓦全寧玉而傷半百衡門
其樂洋洋棲彼洼茲世載芬芳非獨富貴蕪
有文章厥配惟姚淑慎齊莊博求窈窕用廣
嬪嬙無非無儀以翼其良士行女德萬禩馨

香詔爾子孫式斯無忘

茅鹿門先生傳

先生姓茅氏名坤字順甫别號鹿門歸安華谿人也茅氏在元末有千三公者自埭谿徙華谿世以農桑爲業至南谿公遷好義樂施家始大娶於李舉子三先生居次先生美丰姿性淵穎年十六以尚書補博士弟子益發憤讀書爲文章夏月納雙足甕中冬擁敗絮讀率夜漏至五鼓已而負笈走蕭山師事來公汝賢盡得其髓業大就甲午舉鄉試第十

一戊戌中會榜第十三鄉會經房並擬首薦

弗果及

廷試學士張公邦竒大竒先生策擬進呈而復

爲忌者所抑科名不稱其抱負數也先生念

兩尊人在堂以例請歸省歲餘謁選時

肅皇帝方崇禱祠輔弼諸公亟索才士爲醮詞

欲得先生先生義不屑授青陽令青陽俗健

訟初下車訟牒山積先生請於監司覈其誣

者悉報罷又廉其豪黠最鉅者法之民大悦

僅逾兩月以父喪歸母李孺人尋歿先生痛
兩尊人祿不逮養哀慟骨立病怔忡幾不起
癸卯服闋補丹徒江以南大旱饑徐沛而北
歲稍登閉之糴穀騰貴先生爲檄力請得弛
禁爰出帑金督諸富戶遠市而近出又議請
改折留漕粟穀糶平於是行賑先生曰毋委
諸里胥毋奔走饑民蟻聚城邑遂單車徧歷
封內察宜賑者給以符而賦之粟盖跋履拮
据察旬月所全活無算云是時丹徒田枕山

者盡赤地枕江者猶隨潮汐資灌溉先生括
邑所蠲折之額悉歸之山田賦減半丹陽姜
公寶荒政碑所謂救荒猶醫病意有所獨到
斯神有所獨通可謂善狀先生者也已召為
儀部郎尋改為吏部司勳郎先生文學吏治
聲冠一時而意氣豪爽不善脂韋諧媚於俗
亦有類直疏漏檢點不及處以故知先生者
多推轂而忌謗亦隨之旋被劾謫判廣平郡
廣平省簿書謝賓客益下帷諷誦攻苦甚於

諸生時其抒之文辭沉鬱雄渾不異古燕趙
悲歌慷慨之遺也戊申遷南車駕郎陪京歲
運上供船半爲中貴人夾帶私貨毋敢言先
生特按故事裁其十三貂璫房息移儀部郎
會同年萬給諫發執政子陰事萬滇南人也
母老子幼懼禍不測托先生執政闇而銜之
無何出爲粵西僉憲粵徭獞盤瓠種羅雜而
府江部最險與古田夷接正德中大舉征之
我師熸因桀驁據鬼子等砦時出剽掠殺陽

勅令
朝廷方議大征督府應公檟雅聞先生才檄署
府江道策用兵先生曰大征非兵十萬不可
往往兵未集而謀先洩賊走匿深谷中徒芟
薙老弱有傷天和計無如鵰勦便匿兵無形
出賊意表若鵰之搏兎然賊不足平也願假
便宜行督府稱善於是勒部下得五千人簡
爲上中下三隊時時椎牛饗士園射角技或
褁糧陳兵出賊大駭則獵而逐獐鹿飛鳥以

歸久之賊益懈不設備而士攘臂人人思一逞則又募效士圖其山川阨塞聚沙指畫了了如目中乃部署諸戍兵分爲七校校擇長一人各函符授之我師去鬼子砦僅百里而遥故迂道分五路散出陰疕其衝而以兩校銳卒直趨砦兵行旬餘度道里定時日啓函符悉不爽所過道輒榜曰朝廷提兵十萬討某砦之殺陽朔令者他砦各自完毋先取夷滅是時諸酋四望旗幟彌山谷以爲大征之

師從天而下膽落不敢出不知我兵僅五千
人也兵旣集遂連破十七砦鬼子砦猶堅力
拒戰明日克之斬馘一百六十俘三百八十
七人返所占民田十餘萬於是
天子嘉其功加應公大司馬晉先生爵二級吏
民立廟並祠兩公陽朔語具王公宗沐碑中
癸丑擢大名兵備副使大名畿輔要地虜歲
入擾邊先生慮其控弦突騎而難禦也因倣
武剛車及偏箱車法爲車五百兩益練兵恤

士折節五陵三輔之豪方將大展經畧而學使者承望風旨毛舉先生細事遂奪之官矣
世廟末年海夷內訌東南騷動
天子超遷御史胡公宗憲以御史大夫視師胡公雅知先生素數禮而致之帷幄卒能蕩巨寇靖東方所藉於先生謀畫爲多當是時胡公薦先生於朝謂可大用而先生目擊時艱每奮然欲出身一當國家之急然以宿忤執政卒見沮嗟乎以先生之文學才諝使居承

明著作之盧討究歷朝典故纂修潤色宜繼
史漢諸家稱一代鴻文無疑或授以節鉞當
邊閫干城之寄北拒虜而南備倭必有長駕
遠畧以裨社稷而中歲遽淪落不能發舒其
胷中奇磊之蘊乃令逸而自廢稍襲乎范蠡
計然之蹤以自娛其歲月可惜也夫先生於
書無所不窺其爲文最嗜司馬子長與歐陽
永叔落筆纚纚動數百千言恍洋鉅麗跌宕
淋漓能令人喜能令人怒能令人悲蓋其才

有天授不必盡合前人軌轍也若近時辭章家雕字鏤句險僻軋茁之態先生呵之矣祖六秩古文爲舉子業遠近經生多遊其門嘗曰文貴神解寘心千載之上恍見聖賢當時語意而寫諸筆端不煩繩削方爲上品氣欲昌以大詞欲雋而雅開闔布置抑揚步驟各有法言言中窾聞者躍然每於士子文秕謬誦閒卜其性情韻度與顯晦壽夭輒奇中初令青陽從學使者校士雲間識陸宗伯樹聲

謂當大魁天下備兵天雄識石司馬星於垂髫之年其鑒識獎進鄉黨後生如此類者不可勝數也性至孝每語及先人則淚涔涔下與伯兄别駕乾季弟叅軍艮終身友愛如左右手宗人自南谿公贍田百畝先生歲爲之輸賦其他婚喪悉有給助歲費且不貲費千金建祠堂祠事千三公以下規制宏麗甲於郡中遇姻戚師友故舊或捐貲濟其貧或傾身解其阨或生而爲之館穀或殁而爲之殮

葬或持其門戶或恤其子孫平生施德於人
至博嘗與外弟吳數百金爲母錢吳傾廢殆
盡先生召而數其罪責之償旋念姑氏大哭
破其劵余所目擊事也督府胡公被讒毁至
詔獄言者方浸淫及先生先生獨出所著徐
海本末訟其功發憤上書宰執以一身當百
喙而不顧其篤於友義置利害於度外又若
此雖起家書生致富貴而自奉菲薄不喜華
靡簡簡樸樸猶有儒者風味與人交不修邊

幅不設隄防意有不合或投袂起將面折人過然無蓄怨於中及所為有錯誤不合義者朋友規之兄弟諍之輒解顔順受或卽遷改無難色晚歲築園宅東日與二三朋好游息其中好弈棋竟日不倦客去則支頤手卷帙怡然忘老歲一過西湖覽三竺六橋之勝年已八十有八矣以仲子國縉官建業思歸省乃翩然往視京邸因縱觀燕磯牛首雨花露

谷隹山水處顧瞻

宮闕陵寢揮毫弔古篇章煥發匝月之間水陸
往返千餘里咸目之爲神仙中人云届九十
仲子乞假歸與諸子孫稱觴膝下四方來慶
者履舄雲集先生猶日與周旋無惰容至仲
冬一病遂翛然長逝矣娶姚孺人慧且賢多
內助先卒生伯子翁積才而豪舉稍蕩於禮
法以故先生痛傷之而翁積子元禎官光祿
繼以醇謹家聲復振側室三蕭出即仲子起
家縣令爲御史左遷移南水部所至有令名

高出國綬沈出維俱太學生綬恂恂萬石君
維少而長於詩與遠近作者相劘切四女最
幼者以死節著國綬之子元祉與元禎之子
兆河兆海並爲諸生蘭玉盈庭衣冠濟濟華
封三祝於先生獨完備彼蒼固有以篤之與
少司馬氏曰余嘗館於茅氏蒙先生知最深
余亦習知先生槩當其沉酣典籍搦管精思
及臨事運籌形如槁木雖金鼓雷霆之聲若
弗聞莊生所謂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者近之

矣乃其精神善用而不善息語以顏子心齋
坐忘之旨則遜讓而不居遇方外談養生訣
者亦不問語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才之難
全固然哉先生所著有白華藏稿玉芝山房
稿耄年稿各如干卷藏於家讀其書可以想
見其爲人矣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兵部左侍郎今在告前
南京兵部右侍郎大理寺卿奉
勑提督軍務巡撫福建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通政司右通政應天府府丞陝西按察司
提學副使吏兵兩部郎中通家眷侍生許学
逵頓首撰

鹿門茅公傳

吾邑華林茅氏由觀察公崛起及公之身而稱海內右族則世以文著云公名坤字順甫考其先曰千三公始或謂千三公名蓖字千里行三嘗仕元棄官而隱於治筏諱其名而以字以行自稱曰千三大畧有心於避世者故不著其所由來其居吳興則自埭谿之鳳凰山徙華林數傳而曰處士公遷是爲公父倜儻負大志力農起家能急人以俠聞然不

樂是居也嘗自歎曰吾上世代有隱德後人
必有興起者乃不在我耶娶於李次舉公貌
甚偉稍長應儷語如響處士公心器公因命
之曰異日息父業以豪里中吾自有他子在
吾固雅慕儒付之子矣公實銳志於學志不
分嘗有隣嫗汙辱公又嘗有殊色挑公皆不
爲動偏擇師友於吳越間所學不徒公車業
業不成不忍還子舍甲午舉於鄉戊戌舉進
士兩試皆高等而人猶詘之當廷試公卿間

有才公者擬信公忌者匿公卷終抑之而執
政貴溪公由此習公名欲私公公不詘令青
陽青陽跨山而邑其俗健鬭號難治公甫入
境逆而訟者塞道公一切罷去廉其猾律爲
姦者繩之爲訟者懲民大悅任青陽僅兩月
以父憂去攀留公者復塞道李太孺人相繼
卒公徎沉痛成疾至不欲生或解云子在庶
幾有以瞑死者公强爲起服闋執政分宜公
亦習公名欲私公公亦不詘補冊徒冊徒方

憂旱隣境遏糴令甚嚴谷騰貴公力爭之撓

其令括庫金五千兩市四方谷谷價差減民

稍稍仰食諸父老爭以救荒之說進公則曰

救民之荒而取給於民皆敝政也吾其請賑

乎請蠲乎從度支請折乎從常役請減乎然

一邑不皆餓夫也不皆赤地也必餓夫而後

食之所賑斯可繼必赤地而後潤之所蠲所

折所減斯有謂于是公僕僕徧封內晨夕與

諸餓夫俱拮据累月而全活萬八千戶卒莫

有乾没之者凡其蠲其折其減而羡悉償赤
地所應出賦而杭江可耕之田卒莫有肎請
之者其時旱魃爲灾亘千里凡公一議上諸
當路輒下其議於諸州郡著爲令不及考而
擢儀制郎改司勳則金華唐公爲冡宰雅習
公也其語公曰吾急子不必毋徒子固兩不
詘於執政者無何唐公忤執政削藉去公亦
被逐矣先是華亭公視學浙中公嘗從衆中
稱門下士及華亭憂居謁閒公且過吊盛張

具遲公不至大慼至是華亭爲少宰阿者因
中公謫倅廣平公乃傲然自得曰吾遷客也
幸無所事事因得大肆力於古文辭盡讀所
未竟書廣平古趙地得其風氣文益遒遷南
京車駕郎改精膳會公同年友給事萬公發
華亭子陰事書既上私謂公曰吾之禍叵測
家在滇南萬里外老母幼子將爲子累而華
亭之邑子楊某者宦南中謬從公遊因得泄
給事語於華亭殆指給事疏公所與聞以公

脩前怨也華亭憾公遂入骨外徙公粵右僉
憲人皆風公毋往公徑往粵右獨府江部最
稱險惡所治半雜夷也自正德間大征失利
諸夷益桀驁難制而鬼子等砦遂至蠶食陽
朔田廬若干殺其長吏國威方大挫公適至
府江固非公所治部而督府應公實倚重公
檄公署其部公乃畫曰治夷莫善於鵰勦莫
不善於大征大征必請兵於朝其形不能不
張我兵未集而敵備先之即彼堅壁以暴我

師我師且坐困無如陰圖勝筭若鵬之匿於
無形倏出而擊賊若擊雉兎然是爲鵬勳罔
弗克者願假便宜可不辱命督府大稱善公
所部兵僅五千人亟爲嚴什伍精訓練明賞
罰激以奉公雪恥之大誼士氣揚揚樂爲用
遂請戰公曰未也乃時時縱徤兒出獵日以
所獲雉兎多寡行其犒諸夷習而狎之氣日
倩士卒復請戰公曰猶未也因求死士深入
盡圖其山川險阨如在掌㲹聞公喜曰吾聞

兵志云知我可擊而不知敵可擊知敵可擊
而不知我可擊兩可擊而不知形勢可擊者
皆得勝之半今我已得全勝筭矣遂分兵七
道而出一遏其西逸一邀其東渡一攻其背
一爲游兵迂其道以亂耳目分其二爲左右
翼而獨以勁兵當賊衝徧榜之曰朝廷提兵
十萬誅鬼子砦之殺矟陽令者他砦無罪毋
妄動犯者移兵先夷之諸夷酋驚聞各道兵
突至信以爲王師壓境上不知其所嘗習五

千人已也而鬼子砦猶然負險以拒我師我
師按圖而進連破十七砦直擣其穴斬首一
百六十七顆俘三百八十七人他所獲稱是
盡復陽朔田盧而還諸夷𠑽酋齰舌相誡曰
明天子特誅其殺陽朔令者而止此耳亦盡還
其所侵掠田盧男婦牛馬以降捷聞於朝加
應公及公爵二級諸文武賞賚有差尋擢公
大名備兵副使蓋大名北抗虜而西衛畿輔
以公任之

上意也公謂虜之難我動以萬騎長驅當者風
靡吾必以車戰禦之虜不我敵矣特效武剛
偏箱等制造兵車五百兩為虜備而公實虛
己延納得士卒心一時河北豪傑響應即草
野亡命各願洗濯效用時公名傾動三事忌
者益憚公而御史某按粤右乃華亭客也劾
公軍興毛舉竟罷公中外寃之咸謂公之有
造於粤右曾不勞師損餉坐張國討甫録其
功何所加罪乍賢乍倭疇為之哉御史某遂

不容於公議亦罷去而楊其者竟暴死客中
聞者稱快公歸而著島人傳三益先生傳以
自况其旨有類乎柴桑之曠非屑屑爲觖望
語也而四方諸賢豪卒不能舍公時時以國
事質諸公公輒以千百言應之無所諱公言
往往措諸用諸賢豪爭附公而公所善新安
胡公適以中丞節禦倭至胡公竊自喜曰使
倏倏得百劇孟何如我得一故人茅公然胡
公故知兵有大度公亦以其類已而樂親之

卒之胡公蕩巨寇成大功采公之畫多中益服公遂薦公於朝謂公才可大任柰何竟棄之請殫其才鄉粤右功直發硎耳書上不報後有劾胡公者遂侵公及胡公被繫諸賓客多自匿公獨出其故所著徐海本末數千言上書宰執盛言胡公有社稷功其過特酒過耳何足罪大功不宥其何以爲來者勸後二十年而倭復內訌言者追錄胡公事多據公言爲實錄頃復胡公官爵其後而人皆誦公

諡云初胡公之日交驩公也公舍中兒因而
橫里中里中多後言公所莊事同邑吳公一
儒嘗値公於里門而數之則指公舍中兒所
爲也里中少年觀者如堵吳公言不少貸而
公磬折唯唯不言退觀者兩高之而同邑愼
公豪公亦雅相善兩公者皆與公同擧於鄉
及吳公守太平而愼公以南侍御行部至遇
吳公無異他守公聞而疏之愼公又嘗論胡
公之弭亂特治病於標耳其歲靡金錢無算

髓實耗矣分宜嫉之尋以他事奪其官而胡
公未慊也其左右播流言以恐愼公胡公亦
陽爲震怒愼公果大窘公代爲謝過乃解踰
十年而臺使者出愼所善也時胡巳沒無所
泄而泄於公盡收公舍中兒之横罡中者置
之法而禍及公未巳也愼公爲之居閒事亦
解而愼公因謂公曰吾兩人所相爲緩急者
甚善然事貴杜於未來則皆失之後矣公曰
有之然吾無所負于吾負吳公耳吳公殁而

公慟曰吾慟公如慟父也公之罷大名歸橐
如洗也兄若弟果皆息處士公業而雄於貲
公配姚孺人戲謂公云公業儒乃不得爲富
家翁公大笑姚孺人固有心計善操內柔遂
什一之息無錙銖爽居數歲貲遂與里中豪
埒公固已欣然聽之及宵人排戶入一壟孺
人所蓄貲而公實坦然無所繫人又疑公有
所託焉公伯子翁積早負名有不稱意遂豪
於聲酒爲時所嫉會豫章李公治吾郡李公

本循吏用人言收伯子繫之將以成伯子耳
伯子竟憤死公撫而哀之曰而毋以財驕子
而以才自驕而死非不幸也吾誰咎因誡諸
子云士不難於才而難於居其才才且不可
有尚可有他乎吾少嘗志於隱自號鹿門子
今不必爲龐公釋耕壟上但希其可以遺子
孫者而已公仲子國縉叔子國綬質行素醇
謹至是益兢兢務斂其才常恐自點遺公憂
公晚而舉季子維復以才自喜幼好奇服多

名士遊不令公聞也自仲子成進士召爲御
史公巨細約束益井井舉族諸子姓佩服唯
謹居然有萬石君家風最後東南二三右族
之難起諸無頼子輒持人短長而竟無議公
家後者公乃嘆曰吾進而人抑我退而人危
我一何窮也我唯激於抑而獲信懲於危而
獲安則人之成我大矣識者聞而偉之公性
戔戔嗇於財不以無益靡一錢及爲祀先敦
族立破千金無難色賑窮扶弱於戚執交游

間寢始終存歿以之公所報德終身汲汲嗟
恐後人之德公猶德公之能忘也公微時嘗
爲稽太史所侮而銜之既貴稽公子負才氣
輒凌公公不爲報太史歿而稽公子貧徹骨
頗嗜飲不能獨飲無從得酒也日與二三故
人啜豁水相勞以爲常公伯子才出稽公子
右其下之因公子客通殷勤願歲輸粟百斛
爲公子賓客奉公子弗許也公聞而笑曰我
非忘公子貧顧公子寧以貧故而受人憐孺

子過矣公子殁而公始割百金產予其子其子遂售之所獲直緣手而盡公代爲償其直還其產復予之而誡之云吾不忍爲若再償直矣于是客相謂曰觀芧公之善處太史後尚肯遺我屬乎公在冊徒嘗祀比部唐公居鄉嘗祀邑侯任公經紀兩公後事爲費皆不貲以兩公皆賢者急兩公足以勵俗是又非私誼倫也居恒痛兩尊人之不食報毋念輒泣下祀於忌辰必仰而號嘗署其樓日白華

曰吾廢幾志其孝之大者罷官將五十年來一聞時事得失無不愀然挂眉宇病且革猶語諸子曰在昔滇中晝晦者三日遂有庚戌之變今胡白日而晦吾實有隱憂竟不及其私斯則公之大節足以槩公者公生平寡嗜好獨於文有篤好少嘗辭箖龍門而出入昌黎盧陵間若相授受者於當代慎許可獨輸心於毘陵自濟南瑯琊數公起而論相左矣瑯琊更以家怨詆毘陵因詆公輒形於文其

時尚古者文必以西京先秦爲鵠而公則梓
唐宋八大家而叙之以爲庶幾不悖於六秇
之旨讀者哂曰是徒爲制科地耳及數公者
皆先公歿其徒疲於脩詞而反諸理則不能
不復信公而公皆不知也公所著有白華玉
芝耄年諸集凡若干卷公子伯仲季各有集
並行於世故海內論文者必首推公及聞公
仲子進直言幼女死於烈文皆追叙公之節
槪公有外孫董伯子嗣成歿後以文行著均

歸諸公云

論曰竊覩嘉隆之際華亭公功業甚偉中外頌之如一口顧乃賢如茅公輩而竟用私憾蔽之謂國何野史氏書之矣及考胡公之薦公公之自胡公究狀實華亭柄國時也藉令平心於兩公兩公不殆乎余嘗於公座聞客談相業而卒不舍華亭談吏治而卒不舍豫章客殆嘗公耳公則從而和焉余實心服公長者因論公較然大節老而彌篤凡交際細

微典刑具在乃其身屢躓屢起而卒獲厚享
聲施於後公所自負命曰成於人我則謂公得
於天者固大也噫論士而得公即無文無用
其人自不伐士果附公惡舍此

延州布衣吳夢暘譔

先府君行實

不孝孤茅國縉泣血稽顙謹述

先府君以鹿門先生稱海內垂七十年世或以爲異代人而當歲辛丑實政九十里中洎海內士爲詩歌若文以壽墨未乾奄忽棄不孝輩以逝嗚呼痛哉泣念府君負當世名庶幾三不朽之次一逝而與薤槿俱零不孝孤九死安贖是用忍死忍媿謹於草土中摭拾遺事上之立言長者府君姓茅氏諱　字順

甫家歸安之華谿後徙練水别號鹿門世因
稱鹿門先生云不孝孤童時從府君詣大宗
家有像而危坐於楣者絳衣高冠魁岸類荷
戈躍馬之色府君指示孤曰此而始祖千三
公也若大父南谿公嘗攜而翁禱于像稽首
像亦躍而若俯者孺子抑聞之乎及孤稍長
讀唐司諫順之所志南谿公墓苐曰元末有
千三者由山陰徙歸安之埭溪治筏爲業東
市海上經華谿飯而沉其盌以爲祥曰天其

飯我於此乎遂家焉則像所覯絳衣高冠而
魁岸雄視何爲者孤竊疑而請於府君府君
亦疑無以應久之從道家錄得所載茅社神
本末甚詳名龐字千里行三初家埭溪慷慨
多大節元末召爲湖州路總管知天命有屬
棄官亡歸隱跡於治筏遷葬鄉卒之日屍七
日如生鄉人異之奉爲社神以覆唐司諫所
志半合半不合而嚮所覯像信矣及考龐之
音爲驩故字千里千三之稱蓋以字以行無

疑者華谿之有茅氏實自池州公始云一再
傳而爲得閒公孟麟於府君爲高祖善詩歌
喜賓客誅茆聚竹石而棲遲其中得閒其自
命也得閒生澹菴公剛剛生愛梅公珪珪生
遷是爲大父南谿公世以詩書農桑相督課
至大父業益饒樂施歲入粟千餘斛囷常虛
割田百畝餉族曰蒿矗猶蔭其本吾誼不忍
獨飽識者咸曰茅氏其昌乎配大母李首舉
南寧判世父乾次府君次大寧叅軍季父良

府君初生時大母若耳辟歷聲是爲正德壬申秋七月壬辰也生而美秀頴異雀立羣兒中一日偕季過母家母家各予一伏雌季息之得數十頭相呼飲啄大父見而色喜已詢府君謝曰烹而餉師矣大父咲曰見固各有志哉及長師來公汝賢業大進讀書嗜古數損先孺人璣珥益市古書册吾夜不設枕當其搦管咀毫殆類耑愚嘗卒業蕭寺鄰媪失蔬疑焉呼府君名嫚罵左右不可忍府君固

弗聞也尋負笈姚江主人有婢而艷豔府君
而挑焉萬端卒不為動其刻勵類如此知者
且稱為隱德云年二十三鄉舉第十一又三
年戊戌禮部舉第十三人時都人士傳其文
聲藉甚及
廷試忌者故匿其卷淹滯始出公卿咸惜之因
請急歸省比歸抵家良久里人無知者家人
愠曰衣錦者固夜行耶父老殊器之居歲餘
謁選

肅皇帝方崇禱祠執政貴溪公以醮詞屬府君
持不可曰士有拂衣去耳安能操隃糜爲相
君作書記耶乃授青陽令青陽之以甲科令
自府君始邑跨九華山而治俗健喜鬬訟初
下車途而訟者塞道盡呵之已檢故牒如山
乃上言諸臺願一切罷遣與更始報可民大
悅則又廉其豪而黠者法其魁民又大悅視
事僅兩月而大父不諱矣先是踐更者中夜
若覩府君白衣冠傳呼而出一署人盡驚起

頗恠之俄而計至府君痛祿之不逮親也孺泣者無晝夜未幾大母李繼卒遂淚盡患怔忡骨立幾毀服闋補官會分宜令闕時執政分宜公意屬焉客為解於執政子曰茅令素强項脫令分宜將不利於乃公乃別補丹徒丹徒方憂旱徐沛以北歲稍登顧閉之糴穀騰貴府君為檄爭之為罷閉糴令於時邑父老請勸分府君曰是人肉而人食也不若盡出帑金遠市穀而近出之穀可平請議獨府

君曰例蠲百一耳且如無業者何不若議折
於司計無耗而粟盡儲於民於是議賑府君
曰毋問里胥毋贅聚城邑單車走封內所至
與饑莩俱盡得其飢羸者毋敢冒丹徒之田
半枕山半枕江枕江者猶時其潮汐爲灌溉
於是括蠲與折之羡盡歸之山田江田不加
賦而山田之賦則大減當是時吳越間盡赤
地府君每一議上臺使者韙之輒著爲令用
是江以南飢而不害事詳宗伯姜公實荒政

碑未滿考召爲儀部郎未任改吏部司勳當
是時府君文章吏業名滿天下知者恨不加
膝騾躋之通顯而忌者與故所暱眦者亦遂
投袂起初華亭徐公廬喪閒府君且過弔遍
召邑中名士盛供帳以須府君以病中道返
慚且恚曰吾不足辱若子府君入吏部華亭
官少宰矣言者遂指改吏部爲縣謫判廣平
郡於時省簿書謝客大肆力於古先孺人嘗
語孤曰汝父官廣平屈首誦讀數巳寐復披

衣起篝燈達曙攻苦甚于諸生時吾婦女不知於古人誰比而說者謂廣平之文比于蘇長公海外云戊申遷南車駕郎故事中貴人司　上供乘傳府君方裁之歲省郵置錢鉅萬計轉儀部郎時華亭已入政府給事萬公文采發其子陰事醜詆之而萬雅善府君懼非常托以老母讒者遂深入而府君自是落魄沒齒矣頃之外僉粵右憲時嘉靖之壬子歲也府君由司勳左遷非其罪再起復置之

嶺表蠻夷間世皆爲之憤懣而府君慨然曰
此殆睚眦我者文弱我計我不死賊即死瘴
耳顧獨嶺表能死人乎遂往而府江部寇險
惡苗夷盤據正德中大舉征之我師盡没因
桀驁巢鬼子砦時出剽陽朔殺其令
朝廷方議大征中丞應公檟雅才府君屬以兵
府君前借箸曰大征非十萬不可顧兵未集
而賊皆走險所芟薙者老弱耳於縣官費多
功顧屢不若鵰勦鵰勦者我兵故匿其形像

出而剪其魁桀如鵰之搏兎然願以便宜相
假不煩幕府束矢斗粟必得當以報督府曰
善於是退而勒部下得五千人簡練而差其
餉數裹糒裹甲陳兵而出賊大駭則又獵而
逐獐兎以歸久之我兵願得一樂戰而賊日
覘我兵之出玩益懈則又募死士圖其山川
阸塞聚沙指畫了了在目中十月朔乃部署
爲七校各函符授之戒以道里時日晝伏宵
行於是詐渡茘浦而東越富川繞出其後棋

置扼其肘腋萃於腹我師之去鬼子砦僅數
舍故迂其道先旬日發惟直當鬼子衝者屆
期發所過道輒立幟榜曰督府進兵十萬討
其砦之殺陽朔令者他砦無罪各閉砦自完
不者移兵先夷之時諸夷酋四望旗幟彌山
谷膽落竄伏不敢出不知我兵僅五千人也
雖諸校各按符分兵力戰亦不知我師之多
寡十五夜兵集連破十七砦鬼子砦最堅詰
朝克之俘斬五百有奇走死者稱是府江道

始通云捷之日下令示閽者曰捷且至矣毋格閽者愕佯應曰諾語未畢而捷至左右無不縮舌惴恐羅拜上壽盖左右故私諸夷金錢爲其耳目是役也出不意以奇勝幕府卒不遺一鏃不餉斗糈云

朝議晉府君二級吏民乞王公宗沭書其事於陽朔江上踰四十年而再勒石於平樂則粤人德我深也癸丑擢大名備兵使者先是庚戌虜大入京師戒嚴大名西擁燕即古天雄

軍故處於是麾下健兒及草野奇材劍客咸
奮臂曰此故以五千人當十萬衆者吾儕其
得死所起功名時府君威名傾河以北又討
虜控弦騎突如風雨非車戰無以格其馳驟
飄忽之氣乃爲車五百兩如武剛偏箱法制
府楊公博閱士馬車騎而歎曰嗟乎此眞足
答虜矣疏於
朝謂當大用睚眦者益急諷按粤使者蒐毛瑣
上劾從中下其章奪之官嗟乎府君用鵰勦

俘功大征斬馘獻俘開道千里粤中士大夫至今能言之而三歳之間前賞其功後議其罪天乎人哉初行部夢雲氣冉冉起足下羽衣黄冠而歌曰賦歸去兮山深谷峭采名花兮長生不老歌罷仰視碧落俯滄海凜凜欲墮至是歎曰夢徵矣人何尤爲之爽然以解歸而著島人傳三益先生傳以自寓焉居頃之海夷内訌東南幾不支

肅皇帝震怒特簡胡公宗憲視師胡公故大度

好謀雅知府君能兵而府君亦以國家方有
急不敢讓胡公卒成大功陰藉府君畫爲多
特薦于
朝當是時胡公數以軍興法繩吏民威張甚獨
嚴事府君舍中見用是稍不戢流言遂用爲
府君毀而府君直指之難起矣然府君特故坦
衷或疎於眉睫殊非本懷也及胡公詔獄諸
與遊者盡避匿府君獨憤發上書辛執盛言
胡公之功當十世宥其過特闊略不羈豪傻

不足罪後三十年而倭奴復內訌言者追錄
胡公始信府君非阿云不孝孤嘗從容請於
府君曰傳稱愛我者疢疾惡我者藥石大人
善胡公而毀於龎得無近是乎府君歎息稱
善客或曰子胡不知乃公且不知胡公哉當
胡公露章舉乃公在華亭柄國不難觸所忌
及胡公蒙謗被逮言者方浸淫及乃公乃公
故自如奮筆札以抗口舌此皆誼急公慮不
返顧子奈何而言者是府君聞而歎曰客知

我負勝我自知久之不孝孤舉於鄉成癸未
進士府君稍色喜曰伯也故才吾失之伯乃
取償於仲又三年孤以章丘令報寵府君益
驩然曰吾失之身乃取償於子府君以盛年
解綬歸用海寇轉徙烽燧間已遘內外艱輒
人皆謂府君牢落不偶而府君故有氣意壯
不爲衰至是年七十餘矣乃若有所托焉者
屏外事日偕二三故人更進對奕客稱倦乃
去性不喜優竟席或不解而頗狎歌者歌者

飄裾跕屣而前卽色不華調咲如少年不甚飲數酌輒頹然支頤曰强步三四里無事杖閒過鄉老浮沉陸博或竟日忘其爲老也性至孝慈儉篤於姻族故舊交當其急人之窮類任俠然不爲市義脩名聲一發於至性也年八十餘語及大父母猶欷歔哽咽見女上壽輒涕洟辭曰吾不及壽吾親吾何心見女壽乎與伯季父終其身如左右手季父卒以善息累萬金府君喜而咲曰季所得視吾竟

多耶事家長老甚莊幼孤者見子蓄之恒稱
曰數世而上何人乎而忍秦越乎外弟吳君
負幾千金念姑氏蚤世灑泣立破其券寂
篤於師恤其遺後者數家而同邑太守吳公
一儒則稱畏友誼在師友之間吳公歿而曰
吾哭公如父吳公之子死於盜而哭之如子
也初令丹徒鄉大夫唐公侃官南都而卒廉
貧損數月奉馳歛之當時兩高焉老而哭歸
安任疾甚慟出所貯壽木殮之償百金固不

受滇南趙中岳以形家從遊其子躡草屩萬
里踪父十餘年始遇竟客死而父亦死爲迎
兩棺合瘞歲時必遣僮漿炙之日母令爲若
敖餒也里翁陳昺年頗能詩侏儒藍縷喘而
絮絮人厭之府君食必共器寢則諭侍兒虎
子必潔匽廁必具竟夕必毋息燭事至細諸
先生長者自以爲不及也衣浣濯食不厭粗
糲間遇可予輒傾橐毋靳人有德於府君卽
瑣必報有怨不少介介初同邑愼公蒙雅相

善已而口語責望愼公用爲曒家難之起殆
實力焉及愼公歿家落鬻其居府君聞而語
孤孤竊妄意事往第唯唯異日復泫然曰愼
公後遂爾乎吾雖老當爲經紀其家孤瞿然
自失念去我府君遠矣蓋府君襲外疎亢不
能爲聱折耳語而中實寬博事過不少留閒
人過數面折之至人不敢仰視俄而其人有
急輒訟爲之居閒即蒙訶弗避也當事者甫
通謁驟相規切或怒曰彼胡教責我其孺子

我耶知者亦遂披情素爲文驩宦轍定交叢
天下賢豪如司馬譚公綸王公宗沭錦衣沈
公練皆以名業相期許非世所稱燕好徵逐
交遊已者其以文謁者輒十其顯晦若醜好
神於射覆間過金閶石湖會諸生三人方課
文府君前日老人願一寓目三人者嘻笑曰
若知文耶府君手而徐曰某某皆有聲惟某
十年後當成進士三人者大驚後十年陳君
允堅果成進士他兩生故自若也其令青陽

從學使者校文得士爲多最顯者宗伯林公
樹聲初府君首宗伯卷學使者難之府君軒
顯爭曰此子信奇士行當魁天下公嶄一鄉
校首乎至袁長史福徵則棻曰此翩翩美少
年也嗟乎亦神矣府君年弱冠時醇謹恂恂
如處子及通籍喜功名亢厲守高矯矯無所
屈罷居里中數戞戞人之憂恥爲寒蟬技老驥
伏而急難戞戞時摩翔四方志竟與身相終始
孤自庚寅迄今徘徊進退廢幾一日養而府

君恨日世豈無百歲人若必欲旦暮死我不思一竟我志乎辛丑秋九月孤行役歸省府君尚善飯起居如平時十一月辛亥從容奕忽不快會陰雨似晦猶呼孤語曰嘉靖其年雲南晝晦者三日遂有庚戌之難今且晦國家其有憂乎又七日不火食孤輩泣而請後言弟額曰宜去矣無一語及私是爲壬戌日夕漏初下竟棄孤輩逝矣嗟乎痛哉距始生之歲享年九十元配姚孺人出高郵守盧溪

公頗知書聰明剛果能逮下初以不宜子進
庶母高已舉伯兄復進孤生母蕭孺人未年
進庶母沈蕭孺人之歸也外大母躬送之入
門而始知帷中有夫人無恙相持涕泣已而
盛帷帳飲食甚設如娶夫人則又喜過甚始
望伯兄負儁才豪舉不得志稍托之詩酒聲
伎孺人慮日耗也請析諸子或曰孺人起庶
廔擦家隷以有今日孺人子奈何偶諸姬子
乎孺人固不許疾革季維始生猶襁而肱卧

之而悉手筦鑰授府君盖不以一錢私伯爲
府君年三十一壬寅先孺人舉翁積娶贈刑
部郎閔宜力女生孫元禎光祿寺署正娶刑
部郎金枝女生孫兆河兆海俱庠生玄孫三
人杲棨棻玄孫女二人又十四年乙卯蕭孺
人生不孝孤國縉娶兵部侍郎蔡汝楠女贈
孺人繼娶舉人陶銑女繼娶光祿寺署正丁
艮才女封孺人生孫元琦聘山東左布政沈
季文女元璘聘舉人申用嘉女元玠皆丁出

孫女七一許聘吏部侍郎朱國祚子大烈將
嫁而卒陶出一嫁陝西道御史錢夢得子允
亮妾王氏出一嫁惠州府通判蔡炳齊子武陶
出一許聘給諫董道醇側室子嗣暐妾鍾氏
出一許聘刑部主事潘大復子啓純二未字
皆丁出一許聘湖廣左布政馮孜子時明妾
曹氏出又九年癸亥側室高生國縠太學生
娶光祿寺署正周圖南女生孫元祉庠生妾
吳氏宣氏生孫元鉉元鐩元鏻元鈺孫女七二

人未字元祉娶太學生張應璧女生曾孫汝湛元鉉聘庠生居翼隆女又十三年乙亥側室沈生維太學生娶封工部郎沈理女生孫元萬元偘元萬聘光祿寺署丞吳稼新女姚孺人生女二人一歸太學生金敬成生七男志道志孝志德志學志中志立志仁二十五孫八曾孫一歸給諫董道醇生嗣成嗣昭皆貴孫廷勛他姬子嗣茂嗣斯嗣韡嗣暐側室高生女一歸呂河龍生子師尚側室沈生女

一歸常德府太守居守子翼隆生男女各一
人年二十二而寡以死節著當春仲時舉九
族觴內外子若孫若子孫之婦百餘人班見
稽首奉巵酒呼百歲分餘瀝以自壽盛矣曾
幾何時而內外子若孫復聚而哭焉二三藐
孤煢煢不即死而又何言哉不孝孤輩謀於
癸卯歲　正月念六日奉府君柩偕孺人合
塟於武康之上柏山夜臺不朝九原詎作悲
乎痛哉已矣死而生之湮滅而不朽之安所

寄命乎夫府君之於文風神遒逸不爭奇於
句字而其氣雲蒸泉涌跌宕激射讀者往往
魄動氣竭而不可羈泊雖不獲一日安于朝
乎而所與諸公折衷往復輒數千百言皆一
方所以安危非茍焉而已者序記誌狀則摹
畫點次感慨淋漓覩其文如覩其人其事說
者謂得龍門之解蓋嘗論之曰文章氣軸所
結譬之堪輿家所指龍法六經崑崙也祖龍
是巳而馬遷則秦中也韓愈劍閣也歐蘇金

陵吳會也爲文者當本之六經以求其所爲
祖龍而不必馬遷不必韓愈亦不必歐蘇得
其神理而隨吾所之譬提兵擣中原惟在形
聲相應緩急相接得古人操符握鈐之略耳
至於伏險出奇各致其用何必其盡同哉此
亦其生平取裁之槩也已所著白華玉芝諸
稿行於世孤輩裒輯合三十餘卷直揭曰鹿
門先生文集從世所稱也公車業以古文行
之雄視一世博士家類能誦習膾炙不具論

晚年詩歌盈篋而曰吾聊以寄吾性情耳始
令巖邑議者以文士非其任而難之顧爲令
而以治行著及治兵以爲益非其任而益難
之顧治兵而卒有功藉令攝尺寸之柄究其
用詎僅僅空文表見哉享上壽嘯歌泉石垂
五十年無疾翛然易簀以瞑於人間世若無
賫志矣而客或曰公能以文藏名山而不及
窺金匱石室潤色一代之鴻業能爲循良所
至畏壘而官不過中大夫能折箠讋彼夷虜

而不能彊僾書之謗豈天固豐於此獨嗇於
彼與抑亦才者不遇自古然與嗟乎當貴谿
分宜諸公皆深知府君引爲心膂藉令少降
意一窺足其間通顯可立致而府君故自伉
誼不以彼易此逸足窘步宜耳曷足恠乎夫
以文掩行行弗彰若彫琢曼辭辭匪實是兩
者皆死吾父也死吾父烏乎忍獨念吾父歷
年長孤生也晚茲所撫拾懼不能十一二惟
立言長者惠顧臭味賜之不朽毋寧藉手不

文哉孤輩其跣而蒲伏待命焉

附逸事

嗟乎余先仲父憲副公之令丹徒也政無大救荒者詳在姜尚書實碑去思記中志憲副公墓者令朱相公賡亦既敘次如指之掌矣然荒政之大者又在勸賑一節而惜乎未之及也豈姜尚書有所避忌而難言之乎不然則尚書之碑記去思也在先憲副令丹徒數十年後士民莫之考而逸之也先憲副令丹徒時值旱荒江以南赤地且千里公條悉荒政不遺餘力獨持勸

賑富民之議不利從傍邑奉行直指使者羽檄不絕於道相督責公屹不爲動致勤直指按治丹徒公入謁盛氣以待公從容前曰丹徒之民無可勸且勸之家多勢必騷然獨魏勲一家足矣直指有難色公曰天道好還丹徒合邑之民割膚股髓奉之二百年今以其一家鴈梟餘糧報丹徒窮民奚不可者願得階下片紙之符請三日爲期以報直指固才公知必辦許之於是公出坐堂皇召勲家農田使者六人至六人者皆武弁盛衣冠晉謁公正告之曰若知禍不旋

踵乎六人者愕然公曰丹徒民飢極矣勢且為變動家能自保乎若主家積粟無算皆丹徒邑民脂膏而若等六人為漁獵首惡直若欲縛若等以謝窮民出符示之六人者窘請以萬石貸一民謝罪與定約釋去詰旦而六人入謁扣首曰方舡載粟蔽江下者且肆拾號計矣直若聞而壯之傍邑之議勸賑者方囂然而丹徒獨安堵

先是憲副公初授青陽當之任王父戒之曰郎不幸遇荒慎毋輕議賑若父身嘗之幾瀕死者數矣公跪受命曰唯唯服闋改丹徒卒守是戒

此先憲副公嘗指以口授而不肖姪桂所耳熟之者迺令句容接壤丹徒故老猶能道之此一舉也不從傍邑風靡不畏貴豪退避不承風旨濫及盖有三善焉而其最苦心者在不背死父之言於當事云

知句容縣事姪一桂涕泣頓首具狀

府江兵憲茅公生祠記

歸安茅公之視府江也事在嘉靖壬子間云

至

今上辛卯余謬以蒼梧之役往來府江道中習

聞其事迺若干年方飭憲是邦適猺人初剿

增兵築城總總闔郡士民相率詣庭垂泣下

言曰吾儕不幸而生砦荒之陬也日夜惟草

竊勾連忽然休我村落是懼故惟飭憲使君載

旆秉鉞是仰前使君茅公征剿之功至今有

赫且陽朔縣祠矣獨可令平樂又稱闕典乎
祠宇之費自爲聚辦惟請長樂陳公祠傍官
地一區子曰善檄郡歐陽守若楊郡丞若詹
別駕及攝縣篆柳司理相地給之民惟子來
趨事不數日而祠有次第郡人唐考功氏爲
碑備矣乃士民又於不佞有請焉按往事茅
公因楊兵憲函牋賀　萬壽行奉檄按部詢
民閒疾苦惟猺獞最鷙鷲荼毒人不有以掃
除之孰從而𦤎字之因積鏹粮練兵甲蒐羅

真才置之帳下客散金錢遣死士分道各携
繪者遍于巢穴夜行晝伏圖其山川道里以
獎傳筆紙使隱筆畫于紙中不令可見以避
邏夷既出則按圖別聚沙為山谷形危崖飛
棧深林茂菁固在吾目中也會陽朔鲁山有
爭山巢莫良三盤據平樂陸路有清水巢藍
孟乾藍佛送十八門樓有蒙晚黄出沒刼擄
府江又有僭號小明王衝天將恭城有勢江
源站面東寨荔浦有朦朧三峝紅花緑水修

仁有南隘四鄉永安有高天古帶仙廻賀有樊家三屯里松沙田昭平有上下屯柳山脚北陀兩假諸窠爲患茅公籌畫已定是冬遣叅千户陳龔率土族岑武爲正兵千户朱承恩統馬步旗軍爲左翼千户劉丞緒統柳兵爲右翼擊破箏山鬼子馬嚇十三村琴滕攻十八門樓仙家公嫩冲清水黃坭以及柳山凡五百餘村巢又討受岑武生擒小明王衝天將是舉也軍門不遺一卒不費一金直六

閲月而凱還耳他如議築廣遥足灘二堡以
屯戍兵并槎府江兩岸諸山畧倣唐宋時令
夷酋各出竹木香蠟諸物互市魚塩以爲利
又議招東蘭那地丹州其子孫衆而土狹者
分戍永安脩仁且耕且戰或於五屯間設一
夷州如東蘭等州土目故事亦古人以夷治
夷之法然而茅公以擢二級備兵大名去矣
孫有數日茅公之功可爼豆斯土者奚直一
戰哉卽其所議築堡互市分戍諸事皆足以

墐反側安黎氓垂勳名於不朽者聞諸學憲
王公曰方與賊約戰也雨不絕乃焚香禱
上帝願以其所生年易二日晴果應而殲賊
黨其保障之勤誓師之堅神明可質類如此
夫黎庶之口不易齊五十年之名不易起今
平樂人之談茅公如出一口江上之詞與如
異如所謂公論久乃定也豈小惠私意所能
然乎大都民因剿亂而帖然安因再亂而觸
然思又再因剿後而謀以紀其事亦情乎一

治一亂情之所係者真也而非飾也故五十年而祠興焉於是乎爲記其事隸陽朔者陽朔自有碑茲不具載歸安茅公名坤嘉靖戊戌科進士由精膳郎陞廣西按察僉事歐陽郡守名東鳳潛江人萬曆壬辰進士揚郡丞名惟岱閩中人詹別駕名景鳳休寧人柳司理名時芳蘭谿人俱舉人皆景仰偉績聿觀一時盛舉者例得并書石中伐石之日落成日也

萬曆庚子仲秋之吉溫陵生孫有敷書于昭江
公署

新建茅公生祠碑記

鹿門茅公當
肅皇帝時以膳部郎出爲西粵僉憲會府江諸
蠻蠢動故憲副公某適有齋捧之役自總制
而下咸推擇無如茅公可於是公得捧檄視
師府江云公今去府江幾五紀于茲矣而昭
州士民無問當年曾一晉識公與否嘖嘖口碑

欲援祭法爲公報者先是陽朔故有公祠而
郡乂未祠陽朔之祠公也實與少司馬應公
合饗以兩公並有芟夷恢復之功至我昭人
欲請專祠則以公在府江焦勞拮据備悉夷
情雖未大張撻伐之威而諸夷惕息請命迄
數十年來未敢有竊發者於法宜祀爰卜城
東南勝地築祠祀公祀凡若干楹門垣周繚
率如儀工始於萬曆庚子夏六月望日越月
而告成事祠既成僉謂世羌不可無記竊惟

西粤之有猺獞所從來長遠矣顧所以消弭
而制御之使不爲吾患者大率不出撫勦兩
端乃世之談撫勦者溺其旨矣林林桓桓湮
山刋谷旌旄所嚮村聚爲墟迨乎乘勝凱還
獻俘奏捷始取一二殘魂弱喘以示不殺嗟
夫鋒鏑之下無辜之受斃者可勝道哉此其
離撫以言勦而迫勦以事撫總之恩威無當
而諸夷之乍服乍叛厥有繇矣府江東西部
落最號盜區又地處象郡羊城咽喉而諸夷

所出沒爲梗者也其間犬羊成性鷙驁而難馴者固多而瞻慕華風不安故習者又豈其無之所與反側常安無貽地方患則區別順逆分用撫勦之道勝焉耳　國家承平二百餘年府江之師亡慮再舉而宜撫宜勦迄無長筭自公來視府江始謂諸夷之不可槩用大征也乃獨刱爲鵰剿之議彼蓋謂如鵰之搏兎然其功最真其費甚省於是夷酋羿狀未暇一一按治而日惟練吾之士卒客吾之

偵探審吾之間諜當是時公僅腕大桐江一
角之目耳而諸夷且日惴惴焉思鷹鸇之及
已若有不能須臾緩者矣夫不用兵而使兵
威遠播其號令肅也不治夷而使諸夷震慴
其撫綏素也即來喆代興稍加規畫若議營
堡議屯田梟斬木鼕江諸善後等事不無侵
軼然公開先基始之功詎可遺也故公去府
江彌久而士民彌思之如一日茲祠之建始
與陽朔舊祠若二室二華巋然並峙乾譜人

心之不可以德感哉因憶世堯巳丑歲予彂
苕溪聞得侍公謦欬時公春秋八十餘矣而
抵掌古今擘畫失得若洪鐘之應叩然者今
又十年所矣期頤大齊知公未艾夫以彼其
才而又篤志好脩身躋上壽即衞武公何以
加焉視世之嶷嶷於官途而泯泯於里巷者
不可同日道矣於戲然則公之可紀者又豈
兵政已哉公諱坤字順甫號鹿門浙江歸安
人嘉靖戊戌進士以公素骯髒數為執政所

忌官僅止河南按察副使云

賜同進士出身承德郎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

郡人唐世堯撰

直隸鎮江府爲公舉名宦以崇祀典以慰民情
事據本府丹徒縣儒學生員陳琦周日爵吳與
周等連名呈詞前事呈稱伏以崇德報功　朝
廷之盛典感恩懷惠閭里之真心惟善政在人
而不忘故公論愈久而益定切有嘉靖二十二
年間丹徒縣知縣茅坤才極融通心惟惻隱公
明蒞治一方欽仰神君愷悌臨民百里快依慈
父爰稽到任之日適當大旱之年外傷時艱內
憂民瘼請除閉糴之禁條陳蠲折之規撫按交
疏而行部院覆允而下通北地徐會之商而民

有移粟之利請南京二億之米而價無騰湧之虞徵本色於沙鄉上不虧乎國課泒折銀於山籍下實體乎民情計口而賑惠施於鰥寡孤獨按戶而賑跡遍於阡陌閭閻致憔悴之容撫循猶不廢乎寒暑抱怔忡之疾計晝尚罔閒乎朝昏豫事若汲長孺之開倉詳密如富青州之全活此其首政之善核實於姜尚書荒政碑者也他如明不恃乎摘伏發奸緩刑罰而教化慮必周乎窮簷蔀屋以撫字而催科褒孝廉之特操捐俸資以殯唐郎中且爲之置腴田而衣巾其

子懲逋負之大奸申憲臺以治徐府庄乃追其
鉅萬粟而實賑濟倉以安靜而愛養斯民展也
江城卓茂以優禮而課試多士詠哉京輔文翁
稟停御史之勸分而設劑肉醫瘡之喻為玆臧
鳳祥鸞請罷直指之刺猾而陳積毁銷骨之談
黜彼蒼鷹乳虎迹其自始至終無一日不為民
慮詳其立心行已無一事不可天知迄今垂五
十年白髮之老感往事而與思黃口之童因所
聞而仰德雖詩稱豈弟何以加焉即史載循良
莫是過也伏乞准呈轉申祠入名宦庶報功之

典不虛而士民之心永慰矣等情據此隨經批
行冊徒縣查報去後續據該縣申開遵依行准
本縣儒學牒呈准訓導黃繼芳徐愼思廪增附
生員陳琦等結開到學據此又經覆查得原任
知縣茅坤文學擅海內名家政事係江南良牧
宦蹟無議去思有碑講學而士類多所甄陶救
荒而民命盡皆全活諸奸盡剔百廢具興父老
同詞懇志甘棠之愛生儒合舉願增俎豆之光
允宜申詳入祀名宦以慰民情以愜士望者也
又查先奉 提督學校御史陳約言內一欵鄉

賢祀以風里俗非賢不與焉名宦祀以風有位非名不與焉必居鄉有何善狀取重月旦居官有何政績遺咏甘棠合邑共呈道府覆核轉詳定奪不許師生徑行薦舉等因遵此取具官吏師生結狀到縣又據各坊都里老百姓辜信朱應禎唐憲等連名呈稱公舉名宦以崇祀典以從民願事伏念公論毋定于年深感德最真於閭里切有嘉靖二十二年間本縣知縣葛坤心存保愛政尚寬和竭力救荒措溝渠而祛痡勞心厚務化荆棘而詩書裏唐郎中之孝廉聞者

感蕩懲徐府庄之積逋見者快心議止勸分民幸逃乎捕蛇之毒稟停科猾衆得免乎市虎之冤善政誠多種種皆循良實事民懷委切時時動豈弟遐思設非崇祀於將來曷克報功於旣往等情到縣據此申乞轉詳等因到府該本府看得原任某知縣循良吏治表表當時迄今五十餘年士民輿思猶切真其甘棠遺愛卽以之俎豆宮墻以風有位無不可矣第于崇祀鉅典不妨過愼仰縣再採輿論勘報以便轉詳等因批縣覆查今據該縣申開行准本縣儒學牒呈據

本縣儒學廩增附生員程克廉等從公採訪續據約鄉耆王廷理李儒等連名呈稱公舉崇祀名宦以慰人心等事又據本縣仁和等坊鄉耆里老朱東等連名結查得本縣前任縣主葉坤心普陽春行操氷潔自嘉靖二十二年蒞任丹徒路當衝要賦重民疲蚤夜憂勤調停不爽肅衙門絶吏胥奸欺之弊立公庄革里甲供應之煩至二十四年適江南旱魃爲災江淮吳越間數千里饑荒尤甚而徐泗以北歲頗登收即移檄諸司請開閉糴之禁通行商販以濟民饑於

是議請蠲糧又議改折於歲額不爲損而省廒
板耗費且三之二其爲民賜大畧與蠲等蒙巡
撫都爺丁准其議具疏上請江南是歲漕糧得
蠲四十萬折倍於請之數皆茅公爲卅徒首請
而兼及於江南之大端也且縣之山田旱荒赤
地民不聊生又議里甲均徭夫差皆援弛力薄
征故事通申院道減免其半先是括庫貯銀五
千餘兩充官糴之本及民有厚貲者任其自往
糴販官不爲禁但令其棋置各鄉聽饑户平買
度活販者亦不失利又議預備倉穀放賑首擧

實徵冊內無田與田少者爲下下饑戶間有流
民傭於山谷里社未遍也乃單騎郊行毋至一
鄉凡有原未在冊者並聽告核准給計闔縣受
賑饑戶一萬八千餘賑而得全活者數萬衆應
闔穀饑民途行困什及四鄉疫厲之患者皆捐
俸薪易米煮粥買藥命醫遍行救濟活命者又
不勝其數矣嘗時百姓受恩不覺至隆慶三年
江南北洪水爲災救濟無術通縣百姓追思茅
知縣昔年荒政遂公懇叐尚書撰文刻碑縣前
令又二十七年通計五十三載仰德興思久而

僉彰茲者士民欲請入祀名宦以表循良德愛
前此輿情吐自公論中間不致扶同等情到縣
據此又據岳祠坊鄉約所約正副楊魁余大化
等連名公舉結得本縣先任仁慈父母葉坤浙
省才士少登科甲於嘉靖二十二年自青陽服
除丹徒縣事仰沾公德心普陽春行操氷潔時
值地方旱災赤地千里民不堪命公請諸司以
寬閉糴之禁遠招商旅踵閩廣糴之源四路通
行價不騰湧申請巡撫丁爺扣省漕糧蓆板耗
費且三之二蠲免不下數萬又查庫銀數十餘

兩着令殷實之民于徐沛等處收買米穀并義
倉積穀以充備賑查照實徵冊內山田災旱准
納折銀湖田頗收量輸運米土充國課下蘇民
困又念四散流移鄉民饑饉恩洽未週單騎遍
歷鄉村見其餓莩枕積公惻然下淚自捐己俸
隨各寺廟施粥拯濟救活萬命繼遭疫癘令醫
製度藥餌多方療治病民賴以全活不計數萬
救荒仁術惻將德政與夫作興學校撫愛士民
實心實政不能悉舉及公陞任去後民思于隆
慶三年間闔縣士民鄉宦舉監耕里嚴覺等追

思善政作文監石碑縣前永垂不朽至今聲譽
猶存民情士願理應保和等情到縣據此申府
據府看得原任知縣茅坤文章高標兩浙吏治
卓冠三吳當積歲而惠寔遍于閭閻馭劇邑而
威每行於城社善政善教表監當年歷今五十
餘載士民頌德不衰今據該縣學師生與鄉之
耆老重復勘結委爲循吏合無請乞俯從士民
所請將茅知縣合允祀名宦以褒賢能以快輿
論緣係崇祀名宦事理本府未敢擅便擬合申
詳伏乞照詳轉達明示施行

一申兵道彭

萬曆二十四年十月十六日知府王應麟同知張大孝通判王士崧包善推官吳化

直隷鎭江府爲公舉名宦以崇祀典以慰民情事抄蒙

欽差整飭常鎭兵備彭　批發本府申詳原任丹徒縣知縣茅坤崇祀名宦緣由蒙批據呈原任丹徒茅知縣惠政表竪于當年賢聲彪炳于此日詢宜崇祀以風有位但遺愛有無憑據人心果否追思仰府再核實事情政蹟輿情報奪等

因蒙此遵照批示事理備行丹徒縣覆查去後
續據該縣申開遵依轉行本縣儒學查勘相同
取具官吏師生各結狀申府據此又該本府知
府王應麟看得原任知縣茅坤兩浙人豪三吳
良吏留心教化一時還大雅之風加意𢹂循萬
姓受冬陽之賜當日親之若瑞鳳至今愛之似
甘棠既經該學重復結勘人心悉果追思允宜
崇祀名宦庶褒既往用勸將來緣係崇祀名宦
事理本府未敢擅便擬合申詳爲此今將前項
緣由幷該縣官吏師生同具本府官吏各結狀

合行具申伏乞照詳轉達施行

萬曆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知府王應麟申

直隸鎮江府爲公舉名宦以崇祀典以慰民情事蒙

欽差常管常鎮道蘇松兵備道曹憲牌奉

欽差提學御史陳　批該本道呈詳原任丹徒縣知縣某坤入祀緣由蒙批看得本官才局博大精詳政體光明俊偉救荒全活萬姓誦聲卓異一時宜其遺詠甘棠而八思尸祝者也況予備兵則指顧風生而威武伸于西粵歸田則著述

日富而文學冠乎中原以此列祀宮墻可昭光
俎豆第名宦事非若生祠可以預建該道再行
府查例報奪蒙此案照先據該府申詳前事該
本道看得原任丹徒縣知縣茅坤心存豈弟政
尚和平惠愛交流當年已歌召杜教養備至于
今猶詠甘棠以民心爲已心故輿情之思慕耿
耿不磨處官事如家事故宦績之照垂章章可
據誠哉邑宰之循良無忝宮墻之俎豆允宜入
祀等因具由呈蒙批開前因擬合就行爲此仰
府官吏照依備蒙批詳內事理即將本官入祀

情由再一查議是非與例有碍務要的確另行
具由詳道以憑覆核轉詳施行等因蒙此遵依
備行丹徒縣覆查去後申開第以本官生存未
便預祀名宦不敢回報今本官身故隨據丹徒
縣准本府儒學訓導趙裒王度桑一龍張國鼎
廩增附生員潘重美胡德徵孫時煥等依奉從
公查得嘉靖二十二年間有原任知縣茅坤才
極通融心惟惻隱急撫字而緩催科後刑罰而
先教化議蠲議折條停曰賦於凶年開糴開商
普濟生民如樂歲三吳父揚平賢聲諸臺咸嘉

其譏論黎庶之瘡痍盡息門墻之桃李尤繁政
教兼修士民永慕相應申入名宦以慰民心等
情具呈前來尤恐不的又經覆查得原任知縣
茅坤茂惠崇勛黎庶之歌思旣永雄才鉅畧經
綸之幹理堪型澤未泯乎人心望久隆於當轂
先因見在未便預祠今旣身故相應入祀名宦
以慰民情牒呈到縣准此又據本縣儒學行准
本學訓導徐可繼依奉從公覆查得原任本縣
知縣茅坤文章擅海內名家政聲係江南良牧
官箴無議去思有碑講學而士類多所甄陶救

荒而民命多所全活諸奸剔盡百廢具興六老
同懇志甘棠之愛生儒合舉願增俎豆之光屢
經具結申詳批允已定只名宦祀于身後卽今
已故於例正合相應申請入祀以慰民情以愜
士望擬合牒報等因各另牒到縣准此隨該本
縣看得原任知縣苐坤心存懇惻政尚慈和賑
災定餉甦朱方疲瘠之民獎孝徵通沛潤士夙
感之治詞章氣逼蘇歐甄收桃李循蹟聲追召
杜稚席閭閻不磨之名實彌彰未竟之追崇宜
定卽今身故相應入祀等因申府據此近奉

欽差提學御史趙　條約欵開鄉賢名宦非歲久

論定者不得議祀如果不協輿論不由本院詳

允者徑自查革師生以賄論等因遵行外今奉

前因又該本府知府許看得原任丹徒縣知縣

茅坤治行以經術本根政事與文章並懋即其

宦績所至歷著勲名而起家丹徒尤稱卓異故

至今士民之衆皆切俎豆之思當本府於二十

八年呈詳已經本道轉達前院陳批允褒嘉只

以身存未便預祀今本官身故丹徒士民益陳

没世之思共申名宦之舉復經丹徒縣覆看申

呈前來委應入祀名宦不惟士民之心於茲允
協亦使後之令茲土者有能觀德而勸勉也緣
蒙行仰查議事理擬合申詳爲此合將前項緣
由同原蒙憲牌合行具申伏乞照詳轉達施行
欽差常鎮兵備梁爲公舉名宦以崇祀典事本月
初三日蒙
欽差提學御史趙　批該本道呈詳原任丹徒知
縣芸坤入祀名宦緣由蒙批看得本官超世高
標循良卓品開倉活萬衆命膏雨滂施著述富
千百家文星獨耀論久而益定民之以見思准

行府轉縣置立崇祀名宦繳蒙此案照先蒙
前院批詳前事行據鎮江府呈詳前來該本道
看得原任丹徒縣知縣茅坤子惠恩流萬姓循
良績茂一時俎豆光榮既可酧功於已往範型
具在尤可示則於將來先經前道呈詳止以生
前違例今公論益定於蓋棺而群情尤切乎孺
慕既經該府覆勘前來相應呈請合候詳示行
府將本官置立牌位崇祀名宦以副士民之請
等因詳蒙批開前因擬合就行爲此仰府官吏
查照批詳事理即便行縣置立本官牌位送入

名宦祠崇祀毋得違錯須置牌者

萬曆三十年十一月初八日到府初九日行[illegible]

徒縣備禮置主入祠崇祀